160
7
1

御纂註十八史略讀本

卷十二

標註宋史略譜補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千八
函 一
架 二四
號
冊 七

建陽　劉刻　標題
白川縣大賀冨二再補

益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七

鄱陽　松塢　王逢　點校
白川縣　大賀冨二　補訂

宋

哲宗皇帝

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
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郡王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乎。去安沖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乎。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顥賴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凝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

（再補）哲宗、神宗第六子、舊名傭、立為太子時、改名煦、年方十歲、太后、即宣仁太后、英宗正配、通鑑、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国事、

（又）蔡確與邢恕、謀立岐王顥、乃遣恕語公繪、高姓、公繪名、太后姪也、恕遵之而歸、家便業岐王顥嘉王顒、皆英宗子也、注以為哲宗二兄、誤、公繪懼、作公繪驚、

○太皇太后同聽政

（再補）與牝鷄晨異

(六)首罷東京市易
(再補)通鑑、太后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惠云々、罷市易、
○罷提舉保甲等官
(再補)便蒙按、生以顯為陂王顯外一人、亦哲宗兄、疏謬甚矣、
(又)綱鑑參考、宣仁太后、正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次嘉王、
(又)案、文章亦為罔家有用之一員、然以文章為用者至宰執、則非其據也、世以文章為学問者有為、而不為王珪者辨矣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
(再補)便蒙、言有名望、以手加額者、合掌加額而跪拜、即南膜拜也、梵語、南無、或曰南膜、猶言帰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號、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賴之也、
○周惇頤以名節自礪
(再補)便蒙、意思、生々意思、灑落、灑落風塵也、光風霽月、皆謂雨後之風月、以形容有德者之氣象、斯文者、謂聖賢之道、

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
(臨)去聲、吊哭也、
(呼)去聲、
○河南程顥、以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隱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霽月、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

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市易、罷京東西路保甲、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在京免行錢、
(再補)便蒙按、生以顯為陂王顯外一人、亦哲宗兄、疏謬甚矣、
(又)綱鑑參考、宣仁太后、正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次嘉王、
(又)案、文章亦為罔家有用之一員、然以文章為用者至宰執、則非其據也、世以文章為学問者有為、而不為王珪者辨矣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
(再補)便蒙、言有名望、以手加額者、合掌加額而跪拜、即南膜拜也、梵語、南無、或曰南膜、猶言帰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號、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賴之也、
○周惇頤以名節自礪
(再補)便蒙、意思、生々意思、灑落、灑落風塵也、光風霽月、皆謂雨後之風月、以形容有德者之氣象、斯文者、謂聖賢之道、

(六)首罷東京市易
(再補)通鑑、太后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惠云々、罷市易、
○罷提舉保甲等官
(再補)便蒙按、生以顯為陂王顯外一人、亦哲宗兄、疏謬甚矣、
(又)綱鑑參考、宣仁太后、正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次嘉王、
(又)案、文章亦為罔家有用之一員、然以文章為用者至宰執、則非其據也、世以文章為学問者有為、而不為王珪者辨矣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
(再補)便蒙、言有名望、以手加額者、合掌加額而跪拜、即南膜拜也、梵語、南無、或曰南膜、猶言帰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號、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賴之也、
○周惇頤以名節自礪
(再補)便蒙、意思、生々意思、灑落、灑落風塵也、光風霽月、皆謂雨後之風月、以形容有德者之氣象、斯文者、謂聖賢之道、

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市易、罷京東西路保甲、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在京免行錢、
(再補)便蒙按、生以顯為陂王顯外一人、亦哲宗兄、疏謬甚矣、
(又)綱鑑參考、宣仁太后、正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次嘉王、
(又)案、文章亦為罔家有用之一員、然以文章為用者至宰執、則非其據也、世以文章為学問者有為、而不為王珪者辨矣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
(再補)便蒙、言有名望、以手加額者、合掌加額而跪拜、即南膜拜也、梵語、南無、或曰南膜、猶言帰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號、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賴之也、
○周惇頤以名節自礪
(再補)便蒙、意思、生々意思、灑落、灑落風塵也、光風霽月、皆謂雨後之風月、以形容有德者之氣象、斯文者、謂聖賢之道、

(六)首罷東京市易
(再補)通鑑、太后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惠云々、罷市易、
○罷提舉保甲等官
(再補)便蒙按、生以顯為陂王顯外一人、亦哲宗兄、疏謬甚矣、
(又)綱鑑參考、宣仁太后、正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次嘉王、
(又)案、文章亦為罔家有用之一員、然以文章為用者至宰執、則非其據也、世以文章為学問者有為、而不為王珪者辨矣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
(再補)便蒙、言有名望、以手加額者、合掌加額而跪拜、即南膜拜也、梵語、南無、或曰南膜、猶言帰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號、故謂拜佛曰南膜、拜亦曰膜拜、此衛士依賴之也、
○周惇頤以名節自礪
(再補)便蒙、意思、生々意思、灑落、灑落風塵也、光風霽月、皆謂雨後之風月、以形容有德者之氣象、斯文者、謂聖賢之道、

人之道也、語本論語、程顥於張載、爲外兄弟之子、載於顥叔父行也、故曰表叔、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故曰明道先生、

又 人才輩出、正氣將復、天下欽々、望有所成、視之於奸黨紛紜營私之朝、何啻天淵、女后臨朝、亦有若美事、

又 淑、善也、後學、得聞之於先輩、以善其身、

又 綱目、顥資性過人、克養有道、又云、遇事優為、又云、深有意經濟、按、伯子之天賦自高、加之以学問、其所成誠

文爲已任。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爲首。其死也。文彦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爲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曰。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

是歲元豐八年。頤音怡。濂溪號。周惇頤。周姓、惇

有由矣其被召還頤、名、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十一篇、一命周禮、九命、士六一命、令第九品也、上上聲、推音

又 張子勇往無前、真豪傑、見其書知其自脩之功、蓋其天資多辯、学問之力能探之、最其為不可及者、改過之速是耳、先儒已言之、又邵子天稟却高、從容不迫、最是其所長、與張子相反、而皆好氣象、

○邵雍精於物數

再補 便蒙物作象、言通于周易、精于象數、

又 邵子之數、有用之數、云徒長姦雄、真是名論、世人多挾不知、詆安無不到、邵子蓋患

頤、名、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十一篇、一命周禮、九命、士六一命、令第九品也、上上聲、推音

吹 表叔 外親曰表、夫音扶、賀賀焉無見貞千四百年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語去聲

張載字子厚。初無所不學。孫吳佛老。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無所不學、孫吳佛老、之類、二程明道伊川、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頤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之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

之也、而後世傳會穿鑿、動輒假名托姓、以神其術、所謂詭妄、幻惑世俗、頑乎犯其所忌者、抑何意耶、

又叔子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伎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

○司馬光爲左僕射

再補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

皆深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歎如字、下並同推音吹、下同中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云云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外篇一卷、觀物篇一卷、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至是顥又歿惟頤在學者宗之爲伊川先生。倡音唱導也、引先也、

○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覿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明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爲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郎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

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矣、

又蘇軾自登州召還、沿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庶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

又丁奉曰、史稱王安石聞變法、夷然不以爲意者、此安石之矯情、或史氏之誤筆也、夫安石之踈迫矐戾、豈有夷然者乎、及聞罷免役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

又按、安石亦振古豪傑、自信之篤、失當而蹈惡悲夫、

○王安石卒

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一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極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言官即諫官累上聲先黜知陳州其弟安國十二光行爭如字

○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恨惠卿也。

拯音蒸上聲、亦丞也、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復音伏

再補　丁奉曰、想二安石罷一相以後、上失二神宗之眷一、下悲二子雩之死一、堅忍八年、遣二悚文一字、何嘗不以愕然一者、燔而爽然耶、追二元祐元年一、則其黨盡斥、其法盡廢、而即愧懼以死矣、

又　賢者之遇、百年纔在、而願與戮遂不レ合、則賢者亦不レ可レ遇耶、何其相悔乃以致二小人之窺焉一、自レ是兩黨相誅、敗而兩傷、兩敗、案、諸賢輩舊不レ為レ害レ人者、其所レ見不レ合而至レ此、可レ不レ惜哉、

○溫公薨

再補　時二兩宮虛已一、以聽二光為政一、光亦欲三以身殉二社稷一、躬親二庶務一、不レ舍二晝夜一、病革不レ復自覺、醇々如二寮中語一、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又　使二榮、卞、扱、叶也、綱鑑、都中四方、皆畫レ像、以祀、

又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レ少至レ老、語未嘗妄、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二其德一、有下不善一曰、君實得レ無レ知レ之乎、

又　使二榮、慶禮、称賀之禮也、宋史、元祐元年九月、大二享明堂一、以二神考配一、因赦天下、百官賀赦是也、

宋詩紀事卷之十二

惠卿叛安石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

（語　如レ字　福建子筌）

惠卿、福建人、○呂公著右僕射以二呂公著一為二右僕射一、下皆倣レ此、文彥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頤年十八）

上二書仁宗一、欲下黜二世俗之論一、以二王道一為上心、治平元豐之間大臣屢薦不レ起、至レ是司馬呂公著、共二疏其行義一曰、伏レ見二河南處士程頤、力レ学好レ古、安レ貧守レ節、年踰二五十一、士類レ有レ所二矜式一、召レ為二崇政殿說書一、頤上二劄子一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二富、雖二聲聖得於天一、資而輔二養之一、道不レ可レ不レ至、光卒一日之中、接二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二寺人宮妾之時少一、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レ選二名儒一、入侍勸講、講罷留レ之、分直レ以備二訪問一、或有二少失一、隨レ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二成聖德一、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為レ相八閱レ月而薨、太皇太后哭レ之慟、上亦感涕不レ已、贈二太師溫國公一、謚二文正一、光在レ位、遼人勅二其邊吏一曰、中國相司馬公薨、切毋レ生レ事開二邊隙一、及レ卒、京師民罷レ市、畫二其像一、仰鬻レ之、畫工有致レ富者、及レ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レ哭二其親戚一、光嘗語二晁無咎一曰、吾無過レ人、但平生所レ為、未レ嘗不レ可レ對レ人言者耳、劉安世問レ光二一言可レ以終二身行一之者一、光曰、其誠乎、安世問レ其所レ從レ入、曰、自不レ妄語入（使去聲　語去聲）○蘇軾程頤同在二經筵一、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二慶禮一、事畢欲往吊、頤不レ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レ歌、或曰、不レ言レ歌則不レ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二此禮一也、頤怒二一人一、遂成二隙一、門人朱光庭賈易

〇蘇軾程頤成隙
再補劉云、朝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歐之兵也、蜀侵隣、
〇諸賢分黨
再補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按、劉定之曰、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耳、丘瓊山補不及之、曰、自謂繼千載之絶学者、而亦視其徒為之、而不救止何哉其論似刺矣
〇呂公著薨
再補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
又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不免、
〇呂大防調停
再補調停、謂和解也、當時俗語、
又来了九曰、方同列執議、各憑意氣、不相下、不可止純仁義理諷之也、翼然而以危言動之、按、是瓊山存大體之説、而南軒謂語同列以不當開此路、是計一已利害也、夫遠

為言官力攻軾傳亮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亮俞嚴叟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朔黨、洛黨以頤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
曰不之一不音否、枉死市戲言之通當枉死於市門人受業生曰門人上易音異論去聲右與佑通元豐神宗年号散音傘間散間如字幾如字
〇呂公著薨
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
〇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基諫、論確不

確純仁遂罷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藉罷劉摯為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孚舊怨、謂之調停、藉罷等力陳其不可、
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進一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理之必然者也、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調停之説遂已、
摯罷蘇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
漢陽軍屬湖北令、德安府屬湖廣安州、郡治、車蓋亭安州名臣郝甑山忠直節上元間釣譏訕其詩云、嬌嬌名臣郝甑山、忠直節上元間、釣譏臺諫之不能、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荊棘久無遠人、神

知之、然而救宣仁將崩丁寧之語如此、而君天下、使光先無此言、將不免矣、乃知宋之不振、非諸賢微瑕所致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乞召瓘惇

○章惇盡復熙豐之法

再補 初、呂大防薦畏敢言、且先容約畏助己、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

又 丘瓊山曰、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乎判、

又 惇曰、司馬光、亦邪、所當先辨、勢無小人則恐不遠、傳曰、見不賢不能遠、過也、非此之謂邪、

○太皇太后崩

再補 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又 一番、俗語、猶言一遍、風土記荊楚記、子社日以猪羊肉調和其飯、謂之社飯、

○女中堯舜

再補 宣仁臨朝、豪傑并進、天下安然、無復禦矣、一旦崩後未幾而群小再用、斥若干大功德之宣仁傾之、先輩或謂、司馬光毋改子說啓之、遂擿微瑕以惜其未盡、愚謂天下之愚民、猶明宗、末年、安石之黨、

調停 和解両全、

○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朝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不比今年家有擁佑嗣君之故上一下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兼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

呼 去聲曾音層不比私暱

魏王、〔一女〕封邑未詳慶曆仁宗之年号〔為邊之為去聲〕元

祐太皇太后聽政之年号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救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慮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

急於此、紹聖元年、七月、遂有此、追奪敗誥之擧、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亦勿復言、嗚呼朝無賢者、則朝非其朝也、而賢之難得、俟之易得、人主常舍其難得之宝、取易得之禍、世々皆然、代々同轍悲夫、自是政日敗、君子常退、小人常進、大抵宋之衰也、君子小人常相攻而小人常勝故也、

(又)惇卞堅請者、其明日之事、史謂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是也、(又)此事可以見惇卞邪佞矣、其易見如此、而帝亦略悟猶佚何等事、而使之取攫、凡小人難退如此、欲邦不衰而得乎、

○刘氏為后

(再補)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刘后立、畫謂人曰、志途志完、鄒浩字、(又)傷寒不汗、遂不治也、疾不治則死矣、是在京亦有死時、則死不足懼也、況士當為者、有甚焉者乎、浩泚然自

贈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王份。張耒。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

(又)惇卞堅請者、其明日之事、史謂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庭乎抵其奏於地。(首叛呂)畏與大防相反(悉)豐凞寧平聲(奪)贈追論前罪(朱)音雷去聲(毘)其官爵奪其封贈(勔)音免(份)音斌(沿)度使(孟氏廢)事見宋鑑紹聖三年(向氏)神宗妃(上悟)宋鑑云、取惇卞奏就燭焚(感悟云云)惇卞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立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鄒浩。(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宣仁為神宗皇太后聞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躇躇若有所思因附于外明日章惇誣

勅停(停)罷管新州。(州)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勅

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卜夕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冊禮)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

失謝曰君贈我厚矣便蒙接沮滿字誤滿足也此畫激厲浩也按綱鑑作滿下句即無自足註脚

又太后神宗后韓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大后納之

○太后同處分軍國事

○范純仁等並收敘

再補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瞽之

○太后還政

再補邢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又布既拜相其弟翰林学士曾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後患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子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姓名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計思之可為慟哭

○上欲紹述熙豐之政

再補按罷黜俱在于洗孔武仲姚勉盛陶趙卨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

年。改元者三。壽三十五。皇弟立。是為徽宗皇帝。改元者三

元祐紹聖元符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敘。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處音杵下同分音墳去聲下同二十餘人皆章惇得志時人。追復官。三十三人文彥博王珪呂太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君錢勰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太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勉盛陶趙卨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

博司馬光等。三十二人。

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蔡京蔡卞。

復音伏○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窠。○安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為翰林兼侍。瓘見其視曰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

住音主翰林承旨官名位在諸学士上居東第一閣大誥令大廢置奏皆專受專對瞬音舜目動曰瞬語去聲射人先云云杜甫前出塞詩詞引以喻去惡當去其魁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

國初嘗畧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旨正人任
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
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號更音庚○李氏曰言紹述）
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
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拏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挹婁
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有七十
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
有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巖版有孫曰楊哥太
師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真妻
之以女生子二十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骨
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阿音過挈奴加切辰韓東夷有馬韓辰韓弁韓）
元魏元氏北鄙同一江南者曰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女真大金志居混
同江於契丹為東北（靺音末鞨音曷）三人當作世○建中靖國一年而
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
籍記姓名文彥博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尋詔其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列闕又詔宗室不得與其子孫及有服
親為婚姻○曾布罷蔡京為相蔡卞執政再貶竄元祐人
立姦黨碑（頒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辟邪曰民愚者海內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彼不敢鋒乞免鐫突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京自崇寧

（又完顏猶漢言王也）
（又金史世紀兩女直同出於黑水靺鞨居肅慎氏之地為勿吉七部之一後役屬於渤海契丹盡取渤海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云）
○籍元祐黨人
（再補此事在壬午年詔籍元祐元符及分黨人一不得與在京）
○立元黨碑
（再補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蜀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殫

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是表氏評紹興初、令敭溫公隧碑也、

又京懷妄植黨、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那賢云々、丙戌六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於是帝悟其姦、免為太乙宮使、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蔡攸為龍図閣学士、兼侍讀、

○窮極土木之功

再補南湖曰、豐享豫大、易言保治之道也、而蔡京倡之、

為僕射上供奉官童貫訪、畫帝巧、留杭州、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彦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復召為翰林学士、承旨、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歷大觀政和重和為大師嘗斁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豐享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

以濟其召亂之謀、

○作萬歲山

再補便蒙、豐、卦名、豐盛之義、易、豐亨、王假之、豫亦卦名、豫樂之義、易、豫之時義大矣哉、蓋因豐豫二卦名、倡作邪說、以為財物豐盛、則極奢侈之事、時世豫樂、則逞所欲之意、

又帝時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冲寇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々增加、貢五六品、是便蒙所引、動作冲、

又山在艮方、故名艮嶽、

又便蒙、元霄、上元、

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夕作大晟樂作王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初帝頗重

意花石綱、蔡京諷朱勔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々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沂兗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豐享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岩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入選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指為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人不敢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又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遵路以目相視

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群改名艮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重後

霄也、正月十五日曰上元、是夜都城張燈、事物紀源云、史記樂書、漢家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時祀到明、徐堅謂、今人正月望夜、遊觀燈是其遺事、

又先是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鬚、其人可四十餘鬚長僅六七寸、疎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是類為常者也、

○内侍用事

再補加内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在宣和二年、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在四年、

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貫重平聲過音戈排擯也、軋轢九鳥宋鑒魏漢律畿制鳥、各以其八方、曰蒼東方、曰形南方、曰晶西方、曰寶北方、曰魁東南、曰壯西北、曰阜西南、曰泉北、曰風東北、凡八而中曰帝鳥、皆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北方、我亂之兆、大晟樂學校祭先聖之樂、神霄宮初名王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誕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策立為徽宗、為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舡相繼一運、萬歲山為艮嶽帝音廟、飲博飲宴博奕

○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覆鸑鷟、

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艮嶽、又諸州連理木雙花、菜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

渠竒藥壯丹至指臙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

○女真阿骨打欵帝

再補金史、女真發甲馬數百人、至五國界、即巢穴取之、往々爭戰而得此貪、一一說、五國、鐵勒噴訥玩奚、怛忽咬里沒、

又便蒙、一路、即四路之一、謂下獨一路、兵至涿流河者也、建、號帝號、

又阿骨打所居、金水之上也、因取金堅固建國號大金、金水一曰按出虎水、其國語謂金曰按出虎、

又袁氏曰、梁適孫子美、崇寧間、仕河北都轉運傾滑計

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

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鬬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涿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兵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旻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獸女色、海東青五國與女真相去千里、其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水出咸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寧江

奉上、王一捐二緡一錢 三千 州在二契丹一東北、隅二將 海一州、刺史、高一仙一壽、中京在二遼一陽、百一萬、市一兆一珠一以進、令二一寧一府、上京長春西遼未詳、涿流河源流未詳、涿兆一珠出二女直一子一美音来、降音項、平聲、○高麗來求鑿上遣二一鑿往還奏實非求市二於契丹一契丹嗜其利、虐二女直一捕二海東青一以求レ珠、而国之禍、蓋基二於此一、

又 廣義云、曹輔忠君愛国、而反蒙二寵逐一、則徽宗之縱二佚拒一諫、其與二楊廣陳叔寶一一轍矣、欲レ不レ亾得乎、按、帝示二宰臣一、令二赴一都堂審問、如二呉越見一諫臣一也、○童貫任責措置遼事

再補 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二光禄卿一、行汗而内亂、不レ齒于人、童貫使至二廬溝一植謁見、自言有二滅レ燕之策一、貫載與二俱一帰、易二姓名一曰二李良嗣一云々、此事在二政和元年一、時賜二姓趙氏一、

又 重和元年、春二月、遣二武義大夫馬政、往二海使一レ金、約レ攻レ遼、預請二燕雲之地一、

又 王輔為二少保一大宰、在二宣化二年一、王輔獨言、曰、今不レ取二燕雲一、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レ不レ復為我有、帝決レ意治レ兵、

又 童貫擊レ遼、敗二績于白溝一、遼使来言曰、女直之叛二本朝一、亦南朝之所二甚悪一也、今射二一時之利一、弃二百年之好一、詰二責

可レ圖。政和初。乃自請奉レ使覘二遼國一。有二燕人馬植者一。陳二滅レ燕之策一。貫挾以歸。更二姓名一曰二趙良嗣一。復レ燕之議遂起。政和末。有二漢人泛レ海來一。具言女真攻レ遼事重和春。乃用二蔡京童貫議一。遣二馬政由二海道一至。阿骨打所レ居阿芝川涿流河。與議共攻レ遼。阿骨打遂遣レ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二京貫一諭以夾攻取レ燕之意。差二軍校呼慶送一其使由二海道一歸レ國。是歲王黼為レ相。力贊攻レ遼之策。及呼慶復與二金使一來。時阿骨打在二上京一。遂遣二良嗣往約一金國取二遼中京一。本朝取二燕京一。歲幣如レ與レ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二西京一是也。金主亦許レ之。以レ札付レ良嗣。期以二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二古北一南。兵自白溝夾攻良

上言編管郴州 上言之一上、上一聲 編管編籍羈管○童貫自崇寧間。與王詔之子。領レ兵復湟州。任二責措置邊事一。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為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

狼之鄰、啓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種師道請許之、和[特示西書致罷契丹聞為慰催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罷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宋昭亦上書云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已、往訂貫不納、宋昭亦上書、云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已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廣義云、觀夫宋昭上書之言、不惟忠心激烈、而且有先見之明、此即柳渾之料吐蕃也、何其聰哉、

○遼主奔雲中入夾山

再補遼諸幹來拒、藥師擁燕山之衆、以軍不繼敗走、事在宣和四年、十月、既而藥師及遼諸幹戰于永清敗之、嗚呼遼之亡、亦自取也、此時遼主無道、宋至愚、金乘其弊、悲夫、

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

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遼李處溫等以秦晉國王耶律淳紹帝于燕降封]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駐盧溝蕭幹拒之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師屢敗僅以身免道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俟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

取也、此時遼主無道、宋至愚、金乘其弊、悲夫、

又金主旻階遼燕京事在宣化四年、未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

又宣化五年、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盟、

又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

又使樂詹姓度名同知府續文獻通考同知府知府之貳、

○論遼亡中國之憂

再補 燕山之敗、亦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詩及歌以誚之。

又 仟文莊曰、求徹之何、不喜、夫豈京用蔡京王黼言、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 漢人高粲師阿任宦者童貫閹遼芝之阿烏何切、遺使李善慶京貫蔡京、童貫呼慶呼遂至九朝仟壜社姓、慶名、燕京即幽州西京即大同府古北關在順州渡渝山人君之舉北白溝在涿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宋與事用人、切不可不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 攜音廓幾如字 睦州屬江浙深長思慮毋徒快今建德府為震之為去聲拟亭關在景州北將至之一時之欲、狥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有星如月修神保觀

再補 燕人苦金之虐、推張敫為主、敫先降金者、於是降、及側之小人耳、然宋已受之、而及下金

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

光照人物與月無異。○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

北平府昌平縣西景屬 即燕京

河東燕山府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

北平即新州遼容王璟進兵粘罕、趙南暗趙北牛口、阿骨打、趙居庸關居庸關在

以納叛人來責、乃不得已繼殺之、然金人遂用此興師

旨禁納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

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國無城郭

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絲山作倡樂鬬雞擊鞠之戲。

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

毋其國茫然皆若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

倣中國所為結絲山結絲為山倡樂倡優之樂鬬雞以物擊打以為戲毬子鞠窮入聲音跋草也 ○兩京河淅路災異疊

見都城有賣青巢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

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鬉髮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

度為女道士。兩京京東京西見音現鬉音賢、髮在上曰鬉

常以小盜為首也
○金主吳乞買立
再補 貞和五年、六月、遼張敩以平州來帰、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太家冨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敩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巨鎮、擁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帰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敩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云、趙良嗣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

起連歲亡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太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北乃古北關景州之東乃燕境可保然關内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隷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内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遼張敩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敩敩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

不聽
又 襲平州事在宣化四年
又 廣義宋聞金欲加兵遂殺張敩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於金而金人得以指為他日興兵之由也
○金人擒天祚
再補 自遼建国一百五十年宣化七年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
○幹離不陷燕山粘罕圍太原
再補 分路入冦在七年十月童貫時為太師故將童太師
又 張孝純曰太原

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遽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檄取敩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函送其首郭藥師曰金人欲敩即與若求藥師亦將金人送用此興師矣未幾金太子幹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陳來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為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幹離不粘罕分道而南輜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為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

地險城堅、人不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云々、

○白時中建出奔之策

再補　初、宇文虛中、為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保和殿大学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以弭天變、庶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按罪己謝於天下、亦不得已也、苟得已、則將不自悔、至其自悔、則晩矣、

○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再補　張時泰曰、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賊、梟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東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可不出而事之、且大

太原太原、帥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

孝純以冀景守關。知朔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

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

一年已罷而自時中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

元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為欽宗皇帝。【昌平】縣屬北平【瑜】音俞【濼】音樂、屬河東【為契】為金為前之為並

泪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

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

音拜【就擒】案、金削封天祚為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遼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百一十年、【死難】之難去聲【朔寧府】屬山西即朔州

【觀察】唐、乾元初改採訪使曰觀察使也、孫翊時為此職、【先】音霰【內禪】傳位太子建

中即位二十年改元

姦脫距、黨勢益孤、不能為害也必矣、況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沮沫、宋基圖、孰能搖之、

○上皇奔應天府

○李綱定城守策

再補 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質、按、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之言、何為不行、人心所向也、帝不從、怯懦甚矣、

○除元祐黨籍

再補 是宋朝消長

驟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劻彥。尋皆殺之。(上)上聲 括田 宋鑒政和六年、案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詳、此一節、案

○有狐升御榻而坐者。詔毀狐主廟。狐一王、出奧未詳、此一節、案

錢

○宋鑒事在徽宗宣和七年、秋讀者詳之

○上皇奔應天府。(帝聞幹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片刻河東、文辭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即宋州)○以李綱為行營使。(綱為中宮已行、帝變色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汴以邀之、帝顧綱曰、朕為帝力戰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擾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衆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兼日而畢)定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純仁司馬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幹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幹離不許。乃遣王汭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鄴以攻京城不克。遣王汭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又遣李梲出使。梲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笞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為質。种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之機括、

○幹離不抵京師

再補 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云々、梲等唯々不敢措一言、

○金人需犒師金銀表段

再補 便蒙、表段、言緡帛可用為表衣者、

又 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蕃兵適至、擊金人敗之、西路通、

○种師道奏宜割弃三鎮

再補 便蒙、俗謂立

寨曰劉、
又帝然二謂計、約曰、樂事、姚平仲、慮二刃名獨歸二种氏一云々、
○李邦彥專主二和議一
再補職官志、舊出師征討、諸將不二相統一、則拔二一人一為二都統制一、以總レ之、後為二統制官一、
又金幹離不使下王汭來詰二責違誓用一兵之故、且更二召他王、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レ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二朝廷意一也、因罷以謝二金人一、麾親征行営司、不レ可レ惜乎、
○金人得二割レ地詔一而退、

再補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二京師有一レ備、遂不レ俟二金幣一、數足、遣使告レ辭、北去、
又按、師道曰、異日必為二国患一、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レ志、益輕二中國一、秋冬必傾國復來、禦レ敵之備、當速講求、不レ聽、夫欽宗自謂、己是何才德、以社二萬民之上一、少看破之、則是等、請、吐二哺握髮一、從之不レ暇、蓋金人之難、已信レ任者不レ足恃、統賴二四方勤王之兵一、得少安焉、勤王之將師、以二師道一為第二將一、以者賴焉而存、及二其進一謀

與城内劉寨拒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且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庸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譏。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陳東及都人數万、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摠壞登聞鼓、誼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拮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梲音帛、之中音仲、間音澗、質音致、康王皇弟構、中拮、箭受レ弦處、曰レ筈、中レ筈謂後レ矢破レ帛也、更音庚、肅王亦皇弟、徽宗第五子、种師道等汴洋馬近、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勤於王事之兵、俟困俟其糧乏兵困檻檻也、縱歸紿以撫軍政、掌宣撫軍政、復用復右之復、音伏、三鎮中山、河間、太原、拮金王在京軍民官吏、金銀要音腰)

○京師受圍時。梁師雄(僭音橋、在南海、今南寧府萬安軍、在南海南、雄府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南

我沮之、弗思焉耳、

○上皇歸京師

○金兵復至

再補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原、恐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入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是靖康元年春、事以下係夏秋、金人去來不一、而忠邪遂不決、至遺北狩之臭、人主讀之、猶不覺悟、亦何言乎、

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

何桌相。桌音栗

○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斡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耶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勤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斡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斂而進。京始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敵譟而進。京師大潰。上聞城陷。慟哭。

又朱子曰、恠夜不合領兵入城、只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制、所以迄無成功、

○惑於和議

再補史臣斷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桌、孫傅以為地不可割、然初無別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盟、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下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一月卒矣。

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勇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擁而食之。何桌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奪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為然。遂墮其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

帝自金營還掩面大哭曰

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詔割兩河地以畀金使至、而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降、民猶不肯、金人復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勸帝行、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遍出上皇。張叔夜

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賈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祐。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為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

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幵莫儔王琦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何桌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閤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弃兵伏。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獲併其子。皆殺之。）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桌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粘罕渡河北即）

○李若水死義

再補　朱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觀二人之力為多。邪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鴆毒。而尚嗜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按。是難宋之一大戒。自是後亦同轍。

○何栗張叔夜不食而死

再補　呂好問謂張邦昌令還政。蓋邦昌有不自安之意。間而動之也。然康王不許。宗澤亦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按。金人奉冊寶至。邦昌

又　靖康之難。是天數耶。宗澤十三戰皆捷。使之任用無貳。則金兵何資擾伸已志乎。即是人謀之非耳。

○范瓊逼上皇出宮

再補　金人遣吳幵莫儔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

○金主立張邦昌為楚帝以宋帝北歸

再補　元年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十年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欲邀還二帝。遂不果

北向拜舞受冊卽位乃畏縮不自安者徒是柔懦耳

又六甲法用七十七百七十七人無去聲下同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按其愚至此亦何謂乎

○論靖康之禍皆小人之誤

再補淵寧神宗年号時安石爲政紹聖哲宗年号二蔡二惇之徒爲政宜和徽宗年号顧氏曰一惑於迎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直矣

又高宗南遷都于臨安臨安古吳越地明浙江杭州府

又靖康元年正月遣康王構十二月復如金師

又宗澤迎謁曰請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遍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按靖王樞與康王相代

○揭榜召兵

再補便衆榜敎榜也職官志戒厲百官宣曉諭軍民則用敎榜

又按宗澤之言遂不行矣命澤趨滑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

又探報探知敵情而報白也

又靖康二年二月

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異越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斡離不軍是冬斡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由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爲大元帥汪伯彥爲副元帥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太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爲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進屯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爲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

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吳越國武肅諡錢王）

錢、姓、王、爵、名、鏐（相州守汪伯彥蠟書藏之書囊中）揭（音東平府屬山東即鄆州濟州屬山東齊上聲）探（音丹入聲）邦昌（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計圖也）

御史馬紳貽書邦昌。

紳、（音埋、風而雨土曰霾）霾（音埋）貪為金之為去聲）為（音韻）怛（音丹入聲）

邦昌在位三十三日。

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時畏女眞之威、尒、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曰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居、宜寓直廬、毋令衛士來陛、敵所遺袍帶、非我人所當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

護保全、監軍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

太后、迎置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

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

孟后、詔來、是時王次濟州、按趙應天府、由宗澤朱勝非等勸也、

○改元建炎

（再補）李綱、是當時第一流人、而召相之、建炎之初政、如可見矣、如何數十日而罷、已覆之車、猶不能懲、遂不能懲邪、君子惜焉、

（又）張時泰曰、高宗既有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奸佞之譖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

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

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札曰。便可即位。改元建炎。以

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

主和誤國。罷竄耻南仲。召李綱為相。（綱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

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蓄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以宗澤知開封。為留

守。綱至。邊防軍政。畧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

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傳亮還行在所、李綱

曰、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伯彥沮之、所以沮臣、乃上疏求去、帝

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

高宗素怯懦者也、按、怯懦之失、其禍至此、可不慎邪、

○車駕至揚州金人分道南來

再補木抵懦主、與英主之興、廢在形勢之得失、先儒謂、建炎幸揚州、南北之界、是謂宋朝自是僻在一偶、遂不能恢復先業也、

○金人至汴宗澤表請還汴

再補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按、澤將奏中興之功、在二年六月、其卒在七月、諸將入問疾、澤瞿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々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

又黃潛善汪伯彥輩、佞邪無識、雖其事可惡、而其罪在用之者、而古今興亡之跡、必於忠邪之分判焉、當時宗澤、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矣、其不成而沒、使之出於天、則可已矣、二豎由中制之、帝惑之矣、人事之最失者也、

○金人至揚州

再補便蒙、方會食於政事堂、堂吏、中書胥吏、瞑眩浚總中軍、

○上如杭州

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中其議、泣辭而退、侍御史張浚又勸以社稷為念、以殺侍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紐、罷綱紐潛善伯彥為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

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之腹心、不可棄也、如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等、替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而為狂、張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

幸揚州金人分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為之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

易音亦孟太后哲宗后、時六宮有位者、皆從二帝北狩、獻公晉侯使臣曹勛即真諭令即位上書之上上聲上書人陳歐綱罷相事者、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及誅用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

道君徽宗即真諭令即位上書之上上聲上書人陳歐綱罷相事者、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及誅用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

南來粘罕自雲中下太行、將渡河攻河南幹離不兀术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婁宿撒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為宗之為去聲下同敗音拜呼去聲○中興以來、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閫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安能措手於外、既主幸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徒使渡河而北指耳、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會食堂、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淨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乃戎服乘馬南馳、

○苗傳刘正彦作亂

再補苗傳自員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曏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彦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怒上

○上如建康

再補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在三年五月按綱去澤卒而忧復中止浚入賜浩入而忧復中繼然而南宋之不北蓋始終群邪誤国也其源在人主之不明耳

○上如杭如浙東金人分道渡江

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洲。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彦。以朱勝非為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彦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旉。未三歲。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説二帥。亟及正尊孟后為隆祐皇太后。如杭州。罷呂頤浩為相。二帥走。世忠追之。皆伏誅。上如建康。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兀术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

發二相黄潛善汪伯彦呼去聲瓜州渡在揚州鎮江府屬江浙即古京口旉音孚未三歲旉年未周三歲帥音率翼之助也殿音顚去聲說音税二帥苗傅劉正彦皆宋鑑勝非又上疏太后乞高宗還位嗣君立為皇太子詔之勝非罷川陝四川陝西杜充為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杭為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金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黄渡江。劉光世在江州以為蘄黄小盜。遣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為金人。金人自太治趍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陷袁潭荆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术。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衆擁見兀术。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术長驅陷杭州。上去已七日。兀术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舟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舟擊散之。乃

再補升杭在三年六月陷建康在其十一月時諸將忠戰匪惰而金或敗亦復熾蓋全力之處衰自如此夫金兀术始終熬師宋張浚扰之而国勢已憊民力已疲一敗或紛紜不可收不可不悲夫

○楊邦乂刺血書裾

再補杜充降可以見高宗之不明矣世忠光世受充制

○已次台州章安鎮

再補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彦仙告急千浚々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仙

不奉命、宋朝至今、有如此者、恢復之功、何以能奏之、

又江中之役、在四年四月、虜兀术之婿龍虎太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

又閻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射箸、遂世忠師潰、○金人北遁、

再補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九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

又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斃而弃之、亦不從、張浚宣弘慶容衆而執拗偏見、雖其志善矣、而奈事不舉、故大將小才不足恃、善用人之謂、大才、張浚志篤而量狹、致失此機可惜哉、○金人調兀术赴陝西、

再補便蒙調發遣之也、

又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宣擊趙哲軍、哲部驚遁、諸軍皆潰、閻陝大震、自是閻陝不可復、按此役八月以來之大機括、張時泰所謂、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是也、

○上駐蹕越州、

○秦檜南歸、

退屯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獲兀术、兀术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沿城西南蘆場地鑿大渠、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兀术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术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於六合、

興國軍屬湖廣、大冶縣屬興國軍、洪撫江西、荊南或云、即今臨川郡、興國以下皆屬江西、袁州屬江陵、滁和州屬淮西、即今歷陽郡、爲家渡在太平、降音頂、平聲、

又音刈、刺卒大之卒音遵、入聲、明州屬浙東、今慶元府、台州屬浙東、昌國縣屬慶元、秀令嘉興府、常州皆屬江浙、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幾音機、統制岳飛統制、官、岳姓、飛名、

敗音拜、初張浚西行、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撻辣兀术皆在淮東、浚聞兀术躊躇、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以為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遂調兀术、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佗路不援、哲離所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東和尚原、

辣音、剌、入聲、調去聲、婁室金將、六路同州、鄜延、秦鳳、涇原、富平縣屬輝州、援音院、粗音措、上聲、散音傘、

○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范宗尹

再補朝士多疑之曰其與何栗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讒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哉可疑者之甚也

○劉豫稱帝

再補戊申即二年也至庚戌金人立劉預為齊帝庚戌即四年也

○国号大齊

○命張浚討李成

再補張浚為江淮招討使岳飛為副事在正月浚兵大敗李成于樊子莊復筠江州事在其三月

○張浚盡失陝西

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在北依撻辣為所任用撻辣南侵檜參謀其軍嘗為草檄下山東州郡挈全家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泛小舟抵漣水軍自南北上致書撻辣以求天下無事須是南北好其言皆撻辣意也

為所之去聲下並同連水軍屬淮南今安東州去聲好去聲

○紹興元年

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中地悉割以與豫

濟上聲降金諫為濟南大守而降於金

命張浚討江淮盜李成擾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尋陷江鈐臨江浚擊其軍復三郡成遁降齊

江鈐今瑞州臨江皆屬江西復音伏下同

○張浚盡失陝西之地

再補馬擾非九一才矣而遽其節度則斬之曲端非庸人矣而庚戌之役以私怨遽浚之節度李彦仙之忠戰為滅矣於是時泣斬之若未斬之責焉而謝李彦仙之墓下使之立功贖其罪可矣武臣隨意治其私怨而已不與知之則浚之失亦甚矣

又金將汝立方攻箭筈關注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又搶欲得其位因揚言語聞乃有是命

又和尚原之役在

之地

再補馬擾非九一才矣而遽其節度則斬之曲端非庸人矣而庚戌之役以私怨遽浚之節度李彦仙之忠戰為滅矣於是時泣斬之若未斬之責焉而謝李彦仙之墓下使之立功贖其罪可矣武臣隨意治其私怨而已不與知之則浚之失亦甚矣

又金將汝立方攻箭筈關注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又搶欲得其位因揚言語聞乃有是命

又和尚原之役在

成遁降齊江鈐今瑞州臨江皆屬江西復音伏下同○張浚盡失陝西之地

惟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有威名浚先用譖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為重及罷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民皆悵恨西人益以是非浚五郡階成岷洮鳳屬陝西人民恭州屬川南非浚以下數曲端而非譖張浚

金人分兩路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璘音隣敗音拜下同箭筈關呼在未詳○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兀术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

元年十一月

又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衄深為媿○上還臨安

再補綱鑑分注從呂頤浩之請也

又初檜所陳二策欲下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上帝曰南人歸南云々朕北人將安歸○金人陷興元

再補張浚在閑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往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凍慨有大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閑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帝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

又子羽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刘待制不然政等亦負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

又岳飛兼黃復州襄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檝賊不涉此江矣○齊以金兵南侵

再補四年之冬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

又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

梁於寶雞縣渡渭政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破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寶雞縣屬鳳翔中去聲）

○紹興二年

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朱勝非為右相（言者黃龜上）

○紹興三年春金撒離曷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掩襲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术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皆貶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頼得玠璘保蜀而已（漢陰縣屬金州皆屬陝西饒風嶺在金州仙人關在鳳州三泉縣屬大安度音堂入聲敗音拜下並同貶竄浚福州居住子羽安置白州關陝中陝西南復音伏）

○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為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佚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

出萬全乎、或姑試一鄰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撙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

○張浚視師江上

再補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宣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進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又五年乙卯、上距庚戌六年、奔武陵之捷、在五年六月、

又有能害我、除是飛來、便蒙此公夸言也、除是俗語、猶言唯是、

又會、音旝、召張浚還、防秋飛柚小囪示浚、々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被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雖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至是人以有能害我除是飛來之言、為讖云、按岳飛來歷之也、

踊躍思奮、以岳飛為河北京西招討使。大平州屬江東、即姑孰

○先是建炎庚戌中、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潭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公者、據洞庭、遂為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不先去、公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公窮蹙赴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武陵、縣屬常德、相去聲、禺州屬湖廣、今屬常德府、澧音禮、岳州屬湖廣、即巴陵郡、公音滕、去去聲、將無之將音漿、兩淮淮東、淮西、防秋秋高馬肥、必防外夷侵境、

後復歸旻之子。故晟捨已子宗盤、而立旻長孫曷嚕、見音現

○金主晟殂、詔文烈初旻與晟約、兄終弟立、而出萬全乎、或姑試一鄰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撙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

○張浚視師江上

再補史館校勘喻樗聞之曰、二人宣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進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

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楊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閔。與戰于兼州十二捷。仇念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皐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术知為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眾齊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去。皆陪增一陪也詳解音蟹、姓也承州屬淮東、今高郵府仇念宋將、仇姓、念名、念音豫、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安豐壽春屬焉、

臨安。趙鼎張浚為左右相。浚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無一不

光世不足任、且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令扎付俊、令俊光世所中等、還保江。

又許浩曰、張俊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鼎每抑之、俊聞不樂、因請事諏意、微侵鼎、時鼎在內、俊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禁遏俊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鼎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俊去必矣、而鼎乃曰、今俊成切、當使展盡底蘊、俊當留、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鼎心為國、俊

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俊欲退師還南保江俊力爭

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粮就運、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舍一飛一動、衆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下專制之令、使諸將有所觀望、可必勝也

以為可保必勝一退則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俊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德酈瓊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猊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俊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兵沂中敗猊前鋒猊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藕塘合

○金主亶立

再補觀其一晉一降之際、惕然掩卷、

○蒙国叛金

再補自伐之邦、不禁入伐之、金之南侵、可謂勤矣、一且蒙古叛之、舉百年焦慮苦心者、皆為彼所奪、故君子讀史、每掩卷、

○齊人分道入寇

再補此事在冬十月、時張浚也、吁、昭揭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夢書張浚、欲令張浚與楊沂中合、以保令肥、帝慮俊

馬為諳版孛極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亶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晏之別子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絶食縱飲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

復音伏已

音紀曷囉馬　金史云、孛極烈猶中國之總管、案金志曷剌馬一曷字作曷、剌馬二曷字、宗峻之子、儲副位

版孛極烈又云、金國自来、以諳版孛極烈為儲副、故晟以宣任諳版孛極烈之職、以為儲副、蒙

元朝之始

○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茂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為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

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国也、為国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国事憾、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薦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寘浚、頓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矣、浚鼎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上皇凶問至

再補 何彝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挨父母屍於歐国、脫安然和議之謀、天惡人恐、中與其可遂乎、

又 張浚志大而智乏、忠有餘而才不足、是以舉秦檜忌岳飛、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脅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鄜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云々、不及岳之忠且智也萬々矣、

○秦檜主和議

再補 便蒙、注、憂字上、脫母字、父、以曰外艱、母、以曰内艱、起之起復之也、謂停喪投職也、丁憂

戰猶大敗。聞猶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初、張浚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朕每抑之、帝謂朕曰、他日張俊與卿不和、必吾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朕、朕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朕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再臨江、士氣百倍、乞衆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刘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朕言擒刘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安、浚遲不悦、而帝多從浚議、朕求退益力、遂罷趙鼎逐罷。保江以江為限自保爭如字舍音捨復遷之復音伏、敗音拜、下同霍丗縣屬安豊、前羊市皆霍丗、地合肥縣屬廬州、○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函問始至。壽五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粟國。實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焉。

○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已下之。二人皆不荅。及飛破楊么。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亟駕以行。入見。飛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捷兵五路、以討叛將、叛將既還、遣京洛據河陽陝府漳關、以號召北、如此則刘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飛以内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

錄、起復、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

又以言罷之言、便蒙云、蓋之字、誤、

又及鄂瓊叛、呂社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開、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

○劉豫廢

再補張浚與趙鼎、余嘗歎其無識、浚極稱檜、鼎以為不可、檜在政府、一二惟鼎力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不知為檜所賣也、

○胡銓封事

王德統其軍。德與鄜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為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社為督府參謀。領其軍。社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反側窘乞罷之用。德與社。岳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故敗。趙鼎復相。已音紀見音現疏去聲恢復之復音伏幾音機等夷平等之人社音耻○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

再補謝枋得曰、胡澹菴胆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諸賢、此為第一、

又堂々高顯也、盛也、

又綱鑑注、蒙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寧夷郎、若今之鴻臚館、

又魯仲連不肯帝秦、曰、連有陷東海而死、不願為之民也、

又袁了凡曰、胡忠簡公論王倫秉檜筆、而忠簡以為、公

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上

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

藁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屑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去上聲數音朔之上上聲左社音仕上聲疏

奴、稟也、左、衽、夷、狄之俗、陪臣、諸侯之臣、厭音掩、如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夫音扶佛音佛曾音層

親老、上疏必有危禍、取而自上、之、○金以陝西河南歸宋

再補 便蒙、紹興六年金人許還梓宮太后及河南地至是先歸二河南地

又 便蒙、家屬三百口、皆為金人擄害、事在紹興八年、復讐也、部、邠字誤、盖擬宋元通盤云、○李世輔來歸賜名顯忠

再補 兀术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外、勿令踰境云々、余於是亦知金之不南矣夫内有不和之臣、人主偏聽生闖、不亡而何待、○金兵分四道南侵

再補 夏五月金兀术撤離喝、分道入寇

又 洪皓自金、密奏頻昌之捷、金人震恐、欲捐燕以南云々、故議者謂、是時諸將恢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丞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兀术陷廬州

再補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

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撻辣既死、於是右副元帥兀术為左相、乃密奏其主、以宋未議歲貢正朔誓表冊命、而撻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父行太父祖也、行輩也）○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术於順昌府、檜急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术、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泇口、兀术還汴、撿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南侵聶、察守童出山東撒離曷、屬陝右、李成、屬陝西、等抵東京、敗音拜、下並同、郾城縣屬許州、幾音機、朱仙鎮在汴京西南四十五里、泇音加）○十一年、兀术陷廬州、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藾臯、檜又啓上亟班師、劉錡自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

妾音踥、貶竄、初入部、海南、○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州、次新州、後海南、地歸宋、朝廷遣官詣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陵寢、歷朝）復之、○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留守、汴京、

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加賜賚賜名顯忠、（青澗城在陝西今綏德州）

累上聲、聞音潤、二子一孫、名皆未詳、復音伏、勞去聲、○金國有謀反者、事連宗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楊割長子、金主亶之太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與悟室、尋

是命、
○罷宣撫使
再補銷自順昌之捷聚貴張俊揚沂中孫之諸將不協敵国之利而疾人得計也自是便覚南宋氣脉萧索矣
又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
又便蒙天子之招以梓木為之故謂之梓宮綱目事覚宮者存日所居濛生事死因以為名注人死于招曰梓宮非矣
又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既而悔之十年復取所歸之地
○蒙元自号大蒙猶帝
再補便蒙兀术必求和尚方山二原遂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関為界
又擒之肉不足食而蠹国害善保首領以殁後世憾之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宋之人主自取之禍不足言也天下之民被其害如此是為可惜耳秦氏曰擒死墓在建康近錢塘華上豐碑屹立不錮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

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隷御前遇出師時
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兀术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赴獄檜
中亟何鑄鐲飛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瘡浹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
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張一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万俟卨万俟
遂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
檜奏誅飛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畫淮中流為界西割商秦之半
秉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

取所歸之地
○蒙元自号大蒙猶帝
再補便蒙兀术必求和尚方山二原遂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関為界
又擒之肉不足食而蠹国害善保首領以殁後世憾之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宋之人主自取之禍不足言也天下之民被其害如此是為可惜耳秦氏曰擒死墓在建康近錢塘華上豐碑屹立不錮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

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為不可棄兀术必欲之遂以大散關為界于時金國屢有内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术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恐其母父咸在朝下浚意遂決上疏言而負陛許氏年高被禍許氏知之誦其
腹之一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
大怒令臺諫論浚遂貶秦檜忌冯復用遂移之吉陽再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

也。軍於檜幕所。（令不移）九死以無復敢言兵者。（粟阜）地在巢一縣二（宣化）地在康一西二（樽成飛罪）初虜之入一屠高宗命飛援二淮一西一就レ道。俊貽レ書以前途之レ糧、飛不レ為レ止、又言、飛逗留不レ進、以糧之為レ辭、沮二我士一氣一、速也。

○金主亮立金主徙居燕京

（再補）便蒙、太祖弟斡本之孫、宗磐之子、初名烏帶、天會中襲二父爵一為二郡王一、天眷初、封二梁王一、皇統九年、為二平章政事一、封二宋王一、海陵篡レ位、殺二宗磐一、并殺二斡本一、烏帶亦被レ殺、

金主亮以上京僻在一隅城燕京

（又）金遷二都于燕一在癸酉二十三年、

○秦檜卒

（再補）朱子曰、秦檜歸自二虜庭一、獨以二長子一梓一寮梓宮藉一口、據二却衆謀一、變二惑丰聽一、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レ可レ破、嗚呼始、則倡二邪謀一以誤二國一終、則挾二虜勢一以要レ君、使人倫不レ明、人心不レ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二于天一、萬死不足以贖也。

○論高宗不能中與者檜之罪

○欽宗凶問至

○金徙居汴

（再補）便蒙、金主俾寧居臨安湖山以為屏、而図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絶頂題詩、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又）職官志、制置使不二常置一、掌レ經二畫邊鄙軍旅之事一、

已不能書。得免（已音起）○劉氏曰、靖康之末、檜任二中司一、以抗レ議請レ存二趙氏一為レ虜、執レ去天下高レ之、及レ歸為レ相、力引二一時仁賢一、如二胡安國一之一徙一布在レ臺忠張浚岳飛、方擢二兵權一、檜與二浚一容レ約議和而以レ岳歸レ浚飛既誅、世忠亦罷由レ是中外大懼、盡歸二于檜一、非二檜親黨一則不レ得レ任、忠正之士、多避二山林一罷レ兵講和而使二高宗一不レ能レ成二中興之業一者、檜之罪、可レ勝レ誅哉、沉該。万俟高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為相。（万俟音墨其、覆姓也倬音卓）

○三十一年。欽宗凶問至。以去年冬、殂於五國城。年六十。○金主亮修汴京。蓋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號百萬。陷淮西諸郡。江淮

又月、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上内禪

再補金使來聘、在正月、嗚呼有可之機、而不為、有可懲之警、而不戒、覆而又覆、遂不振可悲夫、

又建儲之議、宗申造滕岳飛密疏、張浚建儲趙鼎贊決、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則出帝之獨斷、

○嘉禾之瑞

再補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春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更名瑋、在此年十一月、

○金人弒亮立葛王褒

再補軍士危懼、比又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

又召張浚、在十一月、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以為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手加額（退音豆、敗音拜、内變擁立葛王為李之聲、卑角林在楊州、今去聲、褒音右）○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夏六月、上内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為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謚安僖子偁之子、太祖十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為識、高宗為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子勇、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鞠宮中、

又金之入弒在九月、帝親征在十月、皆康伯所請也、

又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

又便衆、海歐、戰艦也、死鬬猶言殊死戰也、

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在此年十月、

○金人弒亮立葛王褒

再補軍士危懼、比又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

又召張浚、在十一月、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海歐船迎擊、死者已為李寶所焚、而荊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忽甚、乃回楊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弒亮、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葛王褒、亮之孫也、後改名雍、先是數年、張浚于遼陽聞亮死、遂入讒京、追謚亶為閔宗、廢亮為海陵王、謚曰煬、褒、晟之成之

子進封建王、帝初知璘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

又忠讜百人而一奸害之是天下之禍胎、蓋人君樂佞畏忠、其欲心不能克也、故君子正心為本

又紇石烈姓、忠寧名、

又宏淵恥功不自

賜名璘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晉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為皇子賜名瑋封楚王紹興末。

壽聖皇帝立為皇太子。尋詔即位尊奉上皇帝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后吳氏為壽聖太上皇后

封為秀王謚曰安僖名子偁崔府君神名識音志璘音院音瑗

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

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與戰連日未決。諜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

已出會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〇張浚北伐

再補罷都督府、在隆興二年四月、

又跋扈猶言强梁也、皆量也、言費財冨多、不可貲量也、見綱鑑註、

〇張浚終身不主和議

再補是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分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國恥、不與之與音豫丐音蓋、乞也靈壁縣屬宿州敗音拜虹音降、虹縣屬泗州降音項、平聲宿州屬河南列志寧金帥名將至之將音樂恢復之復復中之復、並音伏幾如字二子

又高宗之始失李寧與注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力引秦擯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〇呂中曰、嘗觀下國

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時金人方屯重兵、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數月而罷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專國、不賞、浚乃請解督府罷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等、言浚忠勤人人所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不得祔虞先人之墓。

四州降音項平聲之將音樂恢復之復復中之復並音伏幾如字二子一未詳〇劉氏曰、魏公之志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辨者二、力攻李綱而

綱、中二失二岳飛、終二失二秦檜、是、三失、則宋
所二以不一中一興也、張一離之一潰、以二檜主一戰而不一免有二冨平之一敗、鄭瓊之一叛、符
公終身之偉功、雖
曰レ未レ足レ償而可也、
故忠有レ餘而智不
足、則或敗二人事、故
君子貴レ致レ知、

又丁南湖曰、史傳
云、思退致レ身、皆擯
父子、恩也、又云、歐
既得二海一西唐鄭一、又
索二商秦一、皆思退力
也、然則思退、其擯
之手足、金之腹心
乎、

又乾道元年三月、
魏杞還レ自レ金、始正二
歐國禮一、杞見二金主一、
具二言一天子神聖、才
傑奮起、人々有二敵
愾意一、比一朝用レ兵、能
保二必勝一乎、和則兩
國享二其福一、戰則將
士蒙二其利一、論レ之
甚金、君臣環聽拱
嘿、

又康伯卒二于元年
二月一、洪一适一、罷、在二二
年三月一、十二月一、葉
顒等相、三年十一
月、葉顒魏杞免、朱
子云、人主當レ務二聽
明之實一、而不レ可レ求二
聽明之名一、信二任大
臣一、日與二図レ事反覆
辨論一、以求二至當之
歸一、此聰明之實也、
偏聽左右、輕信其
言一、此聰明之名也、
夫邦以二宰相盛衰一、
用舍可レ忽乎、一忽
啟二百敬一、一邪害二百
忠一、當時人物不レ少

家自レ有二中原一之禍一以來、終始主レ戰者、浚也、終始主レ和
者、檜也、以二浚主一戰而不レ免レ有二冨平之一敗、鄭瓊之一叛、符
離之一潰、以二檜主一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之事
議者、寧為レ檜而不レ為レ浚、浚游談者、寧慕レ檜而不レ慕レ浚、無
論二恩退一、及レ王一之望尹一檜一、姦一邪悞二國一鈞一、致二敵一人一、
斬二三人一、以謝二天下一、恩退行至二信一州一、憂悸而死、

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大宋去レ大字、皇帝去レ皇
字、書用二君臣之禮一、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レ金
主起居、降レ坐受レ書、奉使者自同二陪臣一、館伴之屬、皆拜
其來使至レ是、始稱レ上為二宋皇帝一、止為二叔姪之國一、易レ歲
貢為二歲幣一、歲幣減二十萬之數一、地界如二紹興之時一、而餘
禮往往竟不レ能盡改、上終身憤レ之、其後屢請還二河南
陵寢地一、改受書禮、金人卒不レ從、蓋上雖有レ志復讐、而
無能輔二其志一者、自陳康伯卒後、其迹葉顒、魏杞、蔣芾、
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懐、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
必大、留正、相繼為レ相、惟俊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
方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二允文一不レ合、（按陲一要、軌一道、五
年、秋八一月、以二陳俊一卿、虞一允一文、為二尚一書左一右一僕一射一並同二平一章事、樞一密
使、俊一卿以用レ人為レ已任、獎二廉一退一抑一奔一競、每接二朝一士及
俊一卿守レ正、必問二以時一政得一失、人一才賢一否、允一文為レ相、亦以二人
才一為レ急、嘗ラ籍メ為二三一等一、有レ所二見聞一即記レ之、号二材一館一録一、故
所レ用皆知二名一之一士、六一年、虞之一文建一議、遣レ使如レ金、以二陵
寢為一請、俊一卿以為、大一事須二万一全、侯一一一年、吾力稍完、
乃可、帝意方二卿一、卿因力求レ去、遂二判二福一州一、

允文所為人亦議其虚誕、

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擢。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為還魂鼎為尊魂。胡安國為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頤晚年高弟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延平李侗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闕。嘗一入奏事。至是。

矣。而不能大用。大用而不能果。中興之業荒矣。

又十五年。六月。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對。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除兵部即官。熹以足疾乞祠。

又擠墜也。

又便蒙。胡銓嘗薦熹於光堯。除京官。熹辭不至。

又便蒙。熹嘗為監潭州南岳廟。詔褒貪守。道廢。退可嘉。特旨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入館。謂為祕書郎。

又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為淳儒。

宗主。

○朱熹進封事

再補精。者知之明也。一者守之固也。克者勝己之私也。復者循禮義之正也。對神明臨涖。若謂敬畏之念不已也。

又淳熙五年。四月。日云。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曰。向士大夫奉覿抃之門。十二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不然。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

召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栗不合。即奉祠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封事者。重奏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太子選仕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有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臣。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毛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效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之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過當。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甘昇之手。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眴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選号為得人。而能称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慰文

以見人才不易得矣

又唐末擇師、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軍人、倍以酬息、時人目為債師、

又剌、字書、落荅切、音辣、說文、戾也、刘向傳、朝臣舛午、膠戾乖剌、

又大本、猶凡事関此也、夫六事者、當時之急務、而帝常顛倒之、即其心術有不明故也、是以帝之世、人才如此其盛矣、而朝召暮罷、遂不能振者悲夫、朱子有見於此、故曰、大本在陛下之心、當時指為偽

載薄籍、不可催理者、擥遺版曹、以為內帑之貲、徒使版曹、關乏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捄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置之方、垂刺如此、故其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者、亦將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疏）夜漏下水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簡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又密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諛說、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

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又直以二一念之私、以下至三天下之第一流矣、古今之通患、古先聖主、兢兢業業、忌滿畏溢、以令其終、是以免此禍、然則免者幾希矣、

又人有庸闇、不苟容于世、則似矯俗激世者、以此屈君子、亦小人之常態、

又庾亢文亦有為之相、而於戶口賦斂、必設名以貯內帑、亦不可解者、可

備數、未聞其有歲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宦官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擇賢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仕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去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其私、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後取疲懦軟熟、戍至庸極、陋者、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士哉、至於養民力、修明軍政、益自虞危文上、是以風俗頹敗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以不商、則商宰相可以通、則通達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士哉、至於養民力、修明軍政、益自虞危文尚復忍言之哉、相盍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之內帑、顧以下有名無實、積累欠空

凡十一事、欲以為新一政之助、會、執一政有指道学為邪一氣者、遂不果、上云云

喜之同志有廣

漢張栻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

子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無所為而為者

義也學者誦為名言稱栻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

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

稱為東萊先生皆先是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而彌

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為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

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

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圖說且

謂學有悟入議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黨之云云論見永州）

行至信州而死（去聲下同）陪臣宋使自同諸侯陪臣復譬之復音伏（迭音）括（弗音）留正（姓正名焞）

音淳（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一府（奏事）上一書、言事、封事）音敦（魏忠獻公）魏、國、忠獻、謚、公、薨、所為之一為去聲、下之一為去聲、下如字、後倣此○上久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壽八

十二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

既外遐哀慕尤切以不得日奉凡筵欲退終喪制移

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雍以是歲殂其嗣

允恭先卒孫璟立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堯舜故

金之太定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

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釁上之齎志不克大有

為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德壽光堯官名養音滌）重（平聲二十八年改元元者二ツ曰、隆一興、乾一道、淳一熙、璟音景）大定金、淳一宗、年号）齊（音齊、持也、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

之
又便嬖、太子嘉王、
太子當作皇子、
又后念曰、妾六禮
所聘、嘉王、妾親生、
何為不可、
又疑疾、疑畏之疾、
又道士皇甫坦、善
相人、坦見后驚不
敢受拜、曰、此女當
母天下、坦言於高
宗、遂聘為恭王妃、
生嘉王嬪、妃性妒
悍、嘗訴帝、左右於
高宗及壽皇、高宗
不懌、謂吳后曰、是
婦粥樵、吾為皇甫
坦所誤、壽皇亦屢
訓之、且令以皇太
后為法、不然行當
廢汝、后疑其說出
於太后意之、

為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正葛邲。為左右相。改
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太將李道女也。悍而妒。欲亟立
太子嘉王。為儲嗣。因內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壽
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訞罔。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
驚恐得疑疾。久而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
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懌。上亦不能
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
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為
寧宗皇帝。(郴音琳(載)上一聲○光一宗在位五一年、)名擴。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
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

又壽皇崩、在紹熙
五年五月、
又光宗仆于地、在
五年七月、此月嘉
王即位、
又便嬖、職官志、掌
奏即奏制、說書也、
中興以後、增置奏
註、官掌輔贊善道、
未知何據、東宮官
屬、謂之宮僚、龜年
嘗講魯莊公不能
制其母云、母不可
制、當制其侍御之
人、王問此誰之說、
對曰、朱熹也、王深
善之、自後每講、必
問熹之說何如、
○朱熹被召
○韓侂胄負功
○趙汝愚務引進
善類

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
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
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
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為
嘉王也。黃裳為翊善。講說闕。導光宗嘗宣喻曰。嘉王
進學。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
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
為官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時。守
漳州。後守潭州。為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
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
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

〔再補〕柳筆、即內批也、罷雪錄、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

〔又〕邸報、五年冬十一月、朱熹憂韓侂胄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閣月內批罷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帝前、因乘間言、傳聞、皆謂左右戚畹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出於公議、此奸黨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略曰、今四海略曰、殫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上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戲屬瀾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略曰、聞有旨、脩葺舊邸日東宮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祖宗在天之靈、有所不樂、其二略曰、上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祖宗在天之靈、有所不樂、其三略曰、今日之事、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人心、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望念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略曰、上皇定省之禮、通一日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意欲速成早遂移蹕幾旬百姓當饑荒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至

不次之賞、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為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

熹遷、漏不可用、

〔又〕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刘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侂胄排擊善類、

〔再補〕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趙汝愚提舉洞霄宮、按京鏜進一網打盡說、而伐宋、然則自伐之宋、不禁元伐之也審矣、

○籍記黨人

〔再補〕宏仲與周端

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為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天下大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愚神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連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祖等為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頴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驲陳傅良樓鑰鄭湜李祥楊簡呂祖儉兪三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燮陳武汪逵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

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偽學、以朱熹為首、在籍者數十

朝、張衛、林仲麟、薛傳、徐範等六人、此、事在慶元元年四月、緒偽字、在三年十二月、

又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頴、鄭湜、代光宗承軫、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沉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呆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岘、范仲黼、汪逵、孫元卿、劉爚、陳武、田澮、黃度、張体仁、蔡幼學、黃顯、周南、呆桀、勝李壁、王厚之、孟焯、趙聲、白炎、

人。蔡元定坐熹累、道州編管、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竄。

俞端禮。京鐘。謝深甫。相繼為相。

太皇太后、紹熙初、光宗上高宗后呂氏尊號、太皇后、吳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云、

上書之上、上聲、下同、言者游仲鴻、宮祠之命、奉祠祀于外之命、內批、上所批罷、朱子之勅、宗姓宗室、同姓、澮音淡、煞音橫、摶音博、馹音日、湜音植、瀕音浩、勝音升、累去聲、六人姓名未詳、○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臣徑自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宜仁、諸大臣建請之功、群論交譖、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諭宜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我寧考篤承大統、蓋慈福宮、定計於內、趙忠定諸臣、效賢於外、俞何人、寅緣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俞貴、

其罪俱不可勝誅矣。鐘音湯

○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偽學之誣。召用周侔曾。及其黨蘇師旦周筠。罷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刺面。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熹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或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將音漿復音伏

○謝深甫罷。陳自強為相。侔曾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於乘輿。土木侈於禁苑。諫者至稱為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侔曾亦不辭。斂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先是有蒙古部。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稱

部也、契丹即遼耳、
堯山堂外紀曰、北狄欲銀曰蒙古元之先號蒙古者、因女直號金、乃以錄號其國也、
又贓以賄賂宰相、
親求遷蜀、陳自強為之、言于韓侂胄
○宋伐金
再補時有勸侂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上者侂胄然之
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国心亂亾、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変之計、侂胄大喜、鄭汝諧等、又附和其説、侂胄用師之意益鋭矣、

帝至璟立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此釁謂中原可圖有吳曦者、前蜀帥吳挺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西蜀出兵（衆輿）天子之車駕、衆去聲（蒙古部）元國舊號、後改元號（西蜀）舊本作四川

○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始稱元年、以伐金詔（詔略）

日、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陵生靈之資奉、漢土之欲、述其不恭、姑置舍、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汗、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告四方諸路進師、曦首以關外四州獻金求封為蜀主、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與安丙

○元太祖即位
再補統弘簡錄注、斡難河在大漢東北、
又帝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即位于斡難之源、夫禮義所在、即華夏之、衆存焉、禮義所亾、野蛮之名存焉、無彼我無内外、人類之所有得言、
秉傑有起、誰得而咎之、元、太祖是也、
又游、旌旗之未垂、三年、十一月、韓侂胄伏誅
○金人連陷諸郡
再補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四州皆、成、秦、鳳、）○是歲元太祖即位

密謀曦僭號踰月而誅於斡難河之源太祖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先世為蒙古部長至太祖之父曰也速該始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謚曰烈祖神元皇帝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鉄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元年。次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時金章宗泰和六年也（長聲上）○丁卯開禧三年。元、太祖二年、時北伐諸軍所向無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漢荊襄兩淮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胄弄兵之意

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兇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
通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建密策。而吉從中出者皆
后實為之。一日侂胄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
之塗。擁出王津園。椎殺之。○先是元太祖征西夏。拔
力吉里寨而還。至是秋再征之。○戊辰。嘉定元年（元太
祖三年）陳自強竄死。藉師且憂。斬周鈞決配。侂胄函首
謝金和議。復成銭象祖為相。史彌遠畏象祖並
相。（處音杵決配秩一決徙一配○宋鑒義曰廢人之譬繹記禮者猶可
盡五一世有天下者乎齊一襄復九一世之讐春一秋大之於
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
罪矣然乃至於函首於漢於首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詩曰
蠭蠆有期已入寇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
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鑒輿親征
首謀。乃復銳意出師。
（又）小人務利。已而不願。人害自云。得計不知。故利而行。固多忘者。侂胄所推殺。人銜恨其晚矣。侂胄專政十四年。
（又）五瑭山曰。嗚呼宋自南渡以後。論国大計者。莫不以時君不豫為恨。往々從其言。為恨。徃々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缶飛。非史浩。而是張浚。侂胄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屬庭。是何與平昔正人君子所論者之不同哉。
○金章宗殂。
（再補）允濟。世宗第七子也。
（又）元主已降夏。則元太祖四年。
（又）金坂宋。必至之勢也。金夏與宋三國相對。而元晩起。取其二。可以見矣。
（又）便蒙元末建太號。時尚猕藩于金。不為禮。見其庸懦。故也。
（又）太祖南面唾。即棄馬去。眼底無全金。即知下国所以為休者。在入宋也。金也。元也。皆国也。元主英雄而金與宋昏懦。存亡決焉存
達覽撥首是以有紹興之和。和。嘉定之和。彼欲得雄幸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料术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累上聲）○金章宗璟在位二十年而殂。無子。立世宗之別子允濟於璟為叔。○己巳。嘉定二年。元太祖四年。春。元太祖入河西。屢破西夏兵。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庚午。嘉定三年。元太祖五年。金謀討元築烏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衆。遂畧地而東。初太祖貢歲幣于金。金主允濟受貢于靜州。太祖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太祖。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太祖遽南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使還言。允濟

則為国、以則安得有国耶、

〔又〕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屢遣使來督歲幣、真德秀上疏請絕之、曰、女真以讎報讎、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国之至憂也、蓋讎報之図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々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関之阻、以伐燕、豈不能絕黄河一帶之水、以趙汴、使讎報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国、固非我之利云々、今當棄虜之將以、亟図自立之策云云、

〔金使〕之使去一聲

○辛未。嘉定四年。春。元太祖南侵敗金兵。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自是連歳攻取金州郡。

○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歳不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為大將所弑。

追廢為東海郡侯。立豐王珣。〔金胡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宮。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宝璽。欲除其黨。遣黄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黄門曰。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脱計。鄭氏厲聲罵曰。我知死可也。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黄門乃還〕璟之兄也。是為宣宗。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珣音荀〕

○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羙女五百。金帛以獻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顔福興輔太子守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止。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黄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歳戊寅。率衆來歸。全本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焚其縣矣。〔連水縣屬安東州〕

○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元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克太名府。定益都淄萊等州。〔木華黎乱剌氏、居阿難水東為人勇敢多智略界、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悍介水悍介忽赤老温事太祖俱以忠勇称号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金主遷汴

〔再補〕卓德秀曰、臣観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按女真氏老成之謀云云、

○宋以黄榜募忠義人

〔再補〕黄榜、即勅榜也、宋因唐制、用黄紙、故謂之黄榜、事物紀原、唐勅書白紙多為蟲蛀、至高宗上元三年、始用黄紙、謂之黄勅、黄紙用辛苦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黄、

〔又〕金已叛連水縣、乙丑開禧元年、李全應募攻而復之、

耳、
○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再補廣義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棠古亦可謂因事納忠矣、
又角、網鑑張四知論中註、作角、音禄、正字通云、角角為二非是、
又楚材曰、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悪殺、遺之以告陛下云々、
又史弥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太子、更名昀、
又弥遠遣皇后子谷石、以廃立事白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使去聲、○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是為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緑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悪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兼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即日班師、悪去聲、○自歳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二邊無歳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太、蓋謂火攻也、
又綱鑑注、十六年、伐夏、二十二年、伐夏、執夏主睍以帰、伐高麗等國、在十四年、按、宋十一年、元十一年、十三年、此時拿宋方戦、蓋去年始、宋金之好絶、互相戦而疲、元平諸州、而後伐金取宋、方昌之元、已疲之金、宋、亦何待、
又拖雷、太祖第四子也、綱鑑雪亭雑言、金元磨子皆称太子、
又字書、拖、同抌
又索之宋者、貢之元、敗於元者、酷於宋、蹙人而人亦蹙之、適足為天下笑、
其征戦功多、封魯國王、謚忠義、子宇魯嗣、○戊寅、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歳伐西夏、圍其王城、木華黎圍平陽、行尚書省、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夏主李遵頊走西京、○高麗王瞰降于元、請歳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庚辰、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元木華黎徇地至真定、又徇河北諸郡、○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子拖雷、克西域諸城、遂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

后、々不可、谷等一夜七徙、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云々

又嘉定八年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十三年、立為皇太子、更名竑

又時史彌遠用事久、擅勢熏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恩以處竑、而竑不知

再補嘉定十四年、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

又按真德秀曾諫竑、々不聽、似自取矣、然彌遠與鄭清之、登慧閻容語、則彌遠之廢立已尚矣、先儒謂、觀其零川之變、冤泣不徙、且首謀無犯太后宮家、豈浮躁者能之耶、彌遠之罪、不在甚矣、

又王聞變匿水窖中、士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冤泣不從、士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宮家乎、衆許諾、

又九渡、黃河上流、名也、其流岐裂八、

特旨補官。竑既為寧宗子、遂以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進竑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恭聖仁烈楊后、同聽政。事定、然後撤簾。宗室是時理宗父已死、追封為榮王、謚曰文恭、生名希瓘、從去聲、柄音丙、沂國靖惠、謚柄名為之後、繼立也、竑音橫、濟上聲、好去聲、長音張、上聲、語去聲、邵州屬湖南、令寶慶府中宮楊后、昀音勻、寧國府即宣州楊后寧宗之后、

乙酉寶慶元年。元、太祖二十一年、時卜議籍籍有謀作亂立竑者、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第丙、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起兵謀濟王竑、竑討平之、事不克。皆死。李全在楚州、與制置許國相失、殺國、亦以問罪為辭、舉兵南向、圍楊州幾陷、籍籍多也、制置使許國姓名、幾音機、

丙戌寶慶二年。元、太祖伐西夏、取甘肅等

九股、水淺、可渡、故曰九渡、

又楚材此事、可謂元之蕭何矣、

○元太祖　再補赫々炎々、己為天命人心所係屬矣、即位之後、先征西夏、次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南六十餘國、中原皇帝、天上一人、目中豈有金主哉、詳見下四知論中、

○元太祖用兵如神　再補拖雷太祖第四子、史云少子、拖雷監國、竊謂太祖第三子、乃太祖有四子一也、

川。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二年、

元滅夏　夏亡、時諸將爭掠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以夏主李睍歸。○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太河。難以遽破。莫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太祖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其勛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哉。○太祖既殂。時皇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

○元太宗立　再補屬、之欲反、音燭、

又曉年雄心漸衰、遂志消流、体逸於聽安、意驕於業泰、楚材雖極力勸勵、不能挽淪胥之頽、志酣情醲、酲聾志、遐荒、旋師滿朝、莞官謁獄、皇后乘怠弛推云々亦詳乘四知論中、

又時宋、事無足言者、元兵曰強月昌、而宋只是一李全、叛是患、是嚮我所制御、一旦叛為我害、彼嚮所敵、漸克平之、得失其何如耶、然李全之叛、我驕之也、亦誰咎、

國事無所屬。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立之。○己丑、紹定二年。元太宗元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見音現○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諜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刼之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

又五月來、假道、是太祖所命、遂字其遺命、以啓他日之隙、

○元始立中書省

再補 英主之將興、必有英臣遇之、然後大謀有所決矣、楚材文武兼資、為太祖所擢、而太祖東征西伐、楚材有力、當大宗之初、中書之任、非楚材而誰、朱、

又張柔知曰、人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按注、金尚書右丞履之子、已答太祖云、讐君父乎、而遂相之、粘合重山、亦金人、於是知英主收駑人才之致、而亦革命之際、真難處哉、

又盧、盧死殺人也、便歎言苦戰於陽翟、而盡殺金人、

又潼關監關之戰、

又是役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金人未路之豪雄、

又年當卅字之誤、

又金遣曹王訛可、在二十一月、

又諸軍、元諸軍、

○元太弟卒

再補 諸人許元之諭、紛々不令、余謂出師有可旅之機是也、然求人竭謀盡力、而後慮之、則可、其不自強、而徒因人者不及少矣、

其餘奔走北去○二十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宋殺之〔使聲〕卞、○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太祖有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懷二心讐君父乎、太祖重其言、命屢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卜無不知者、夏人常八九人相國、方用武耶律楚材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匹耶、太祖聞之喜曰、朕得良佐、用耶律楚材、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治天下者、豈可不用儒者乎、太祖以為然、楚材又請立法多出耶律楚材而粘合重山佐成之、議以不殺見拘魏國公謚忠武〕鎮海為右丞相。〇十二月。元太宗取河中。太弟拖雷發騎六萬。分兵自西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襄陽至唐鄧。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藍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於汴。〔鏖烏高反翟音狄〕〇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由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鈞州。克之。遂取商虢嵩汝等十四年。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卒于師。金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〇元再使王檝來議夾攻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近

又徽宗宣和元年、遣馬政浮海使金、約下夾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許元共伐金
再補丘文莊曰、方金之侵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亦其地、抑是奇、
○金崔立以汴降元
再補先是金武仙發蒲刘儀、詣珙降、珙得其鹿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
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盟深矣、然為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々以及於我、我以必及於宋、唇齒寒、自然之理、其以此意曉之、
○金以
○趙范趙葵與師開襲
再補蔣宗誼曰、昔元遣王檝來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遣孟珙帥兵會元師蔡州、伐金、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宋計者、當其議夾攻之日、必與之定謀、立書誓曰、我與金必報之讐也、河南肇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兼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函其首送于宋。獲兼麟殺之。金自完顏旻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乘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朝臣多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蕪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廿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徙。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
喬行簡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策其憂焰深矣、夫自古棄

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詔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人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再補按〔械〕音
○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臺進至青城。
速一不臺、按二一王及一族一屬、而送二后一妃等、干和林、在一道艱一楚方一狀、尤甚二於宋徽一欽之時焉、
崔立以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荊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
○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宋丞相史彌遠卒。
○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
相去聲

原、惟過望揮泪、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的伐金、返我河南之地、使我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々之說、不聽。范不聽。史高之亦言荊襄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々之說、不聽。范不聽。史高之亦言荊襄

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果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荊湖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畢。而宋師出矣。仲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辭得與機俱來。機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趍洛。不數日。糧絶。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聞元主潰而歸。咎高之主和不肯運糧。致誤事。○乙未。端平二年。元太宗 七年、春。元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太子貴由姪蒙哥。征西域。太子闊端。侵蜀漢。太子曲出及胡士虎。侵宋唐吉。征高麗。○丙申。端平三年。元太宗 八年、元印造交鈔。行之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脩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闊端取宋關外數州。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時和議既不復諧。蜀遂破陷荊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鹽每銀一兩四十斤。永為定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

盟閔冥會師于汴、武功不競、国勢日蹙、而淮漢之間、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元 立編脩所。

再補 楚材於戎馬匆々之際、認經籍、其胷中寛閒有餘、世人云、倉皇無暇、吾不信也。蓋我量不以足兼之耳。試時以掩其不才耳。

又 哨、捎、通用。捎、掠。

○元 始定賦稅。

再補 賦稅不定、上下不安、得其宜與否、存其人、英主先定一代之綱紀、此為始、額猶數也、通考、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廿四百斤、價

銀十兩、
○詔講通鑑綱目
再補本貫卿籍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從之、
○杜果却元人
再補嘉熙元年十月元人侵安豐知州軍事杜果敗之、
察罕元將帥名、
又安豐之役元口温不花為帥果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墮陷果隨補完元令拔都兒硬軍所俘叛木果慕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
又趙葵以此心循々收耔則方昌之强不患不摧宋之末路運祚薄弱何足憂乎更有孟洪能用師中一月以荆湖制置使知岳州諸將聽命一檄之力可謂耔矣自是頓序復土疆志未終而卒天也欤、
又立中書省於外州謂之中書行省、
又謂之行中書省、
○元建太極書院于燕
再補我不能用之而彼已收用之世多類之者何耶、
○河朔始知道学
再補丘文莊曰儒

標註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南宋建炎　元年　五三

兵於廬州

時元將察罕帥兵号八十萬圍廬州期下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父来矣駐帳樓城指畫戰中去聲
○戊戌嘉熙二年元太宗十年

先是杜果却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八十萬

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塹高於城樓果以油灌草即塹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飛翅七層俯射其城元人敗走果追殲數十里果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吕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

後解儀真之圍以功

權刑部尚書復進數文閣學士

○吕文德總統兩淮

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

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趙帥鬻道傍見遺屨長尺有咫驚訝訪

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邊功至顯官

使去聲鬻音育賣也咫音止八寸也

○元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先是曲出

率張柔等攻郢州扼之至是宋孟珙復取襄陽

珙既襄復陽、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意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来之後孰若保此全勝棟

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

於河朔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

者之学復盛于宋、昉于周敦頤、成於程顥凡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道学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学、蘇学行於北、程学行于南、當時南方程学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云、按国方員則不止傑出之才佐其主、又有潔行獨守之士、以勵其風尚、二者并立、而才德兼至、及其喪也、偏廃其二、雖有才而寡德、雖有德而乏才、無德則不能守、無才則不能為、是以君子教学之為急、

又謀時宜而處之則遷移不定、然国初制法、大抵為一代之紀、衆自注之、衆耳習之、故慎之於始、則所以要其終、不可不慎也、

○詔封七賢

再補亀鑑、尊祀黄蕘、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也、此則者儒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五君子、従祀、肇於淳祐、祇竭先聖之春、天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

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由是

河朔始知道學

楊惟中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畀皆籍戸口属吏乃歸惟中為憲宗世祖鎮金蓮川立河南道経略同於汴梁奏惟中等為使俾屯田唐鄧亳潁諸州金初滅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之聽約束福不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従事福不得已従衛以見惟中握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川陝宜撫使有郭千戸者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関中肅然趙復字仁甫徳安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由是

河朔始知道學

楊惟中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畀皆籍戸口属吏乃歸惟中為憲宗世祖鎮金蓮川立河南道経略同於汴梁奏惟中等為使俾屯田唐鄧亳潁諸州金初滅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之聽約束福不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従事福不得已従衛以見惟中握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川陝宜撫使有郭千戸者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関中肅然趙復字仁甫徳安人太宗之時太子曲出侵宋俘徳安之民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士得復在俘民中樞與語大奇之復以親族俱殘不欲北行因與樞訣樞恐其自死留與共宿夜忽失復将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録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学者北人始知有伊洛之学復而得然復竟不仕学者称之曰江漢先生

○庚子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春元太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元救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

多盜下令凡失盜去處令本路民戸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徵又官民貸田鬻金銀償之者歳加倍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謂之羊羔利往往破家

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令凡假貸歳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為令（貸音代、従人来物也、又音特、義同、）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先是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学、取朱

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学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大学、仍請以周敦頤、程顥、張載、従祀、大常少卿徐

儒、禮部尚書李埴、皆継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毎中興以来、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学、張載、程顥、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学、始有指歸

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毎観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諸

従祀、以示崇奨之意、尋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為万世罪人、豈宜従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

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次、按、帝世有車德、夸、不用而卒、乃是告朔之羊耶、

〇元、太宗殂、元后称制

再補 太宗固太平之主也、然殂後五年、不立君何、乃知太宗酒色之惑、遺如此其醜、先儒云、特晩年、皇后乘怠窃柄、其怠云者、即非他人之責也、

又 胡蘭山名

又 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持宜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

遂加封爵云

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帝謂孔子遂臨大學。〇十一月。元太宗出獵。殂于釶鐵鐸胡蘭。年五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自寛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粮。時称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称制。凡五年。不立君。釶鐵鐸音孤度胡蘭北方地名也、〇甲辰。淳祐四年。先是鄭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為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言。自督府入為相。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大学生黄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罪天下之

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擅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歳則為一歳之憂、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邪、況本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奪衰経、従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有折衝万里之才欤、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経理財用之才欤、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嵩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来、知二親年耆、慮其不禄、思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禮、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之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令里巷為十七字之謡、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依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亥、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内分裂之時、方且擢亥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致白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慮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鉄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貳瞻之位乎、其他武学生、京学生、宗学生、及徐元杰等、上疏切諫

不勝枚挙

嵩之丁父彌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起復為相。言者目為権奸。力攻之。遂不復相。茫鐘游

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邪、況本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奪衰経、従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有折衝万里之才欤、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経理財用之才欤、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嵩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来、知二親年耆、慮其不禄、思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禮、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之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令里巷為十七字之謡、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依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亥、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内分裂之時、方且擢亥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致白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慮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鉄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貳瞻之位乎、其他武学生、京学生、宗学生、及徐元杰等、上疏切諫

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又楚材在元、真是良佐、元之綱紀頽張焉、然只其失節之大、不能掩其餘、悲夫、

又袁氏曰、楚材失節之臣、既不能善其始、竟以憂卒、又不能善其終、擬之他人、僅彼善於此耳、

又使之生北地、為生周旋如此、則宋與元為敵、為元曰卒、亦史之常、天下之惡一也、善惡大嫌隙不如多與以金帛、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輿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耶律楚材卒

再補三月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

又平章閻復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于貞祖、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類楚材之言而止、蒙

乞

○耶律楚材卒

再補三月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

又平章閻復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于貞祖、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類楚材之言而止、蒙

侶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為相每歲以防秋為常事（沮上聲）止也、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時乃馬真后稱制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卜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奧都剌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憚焉死且不避況斷手乎楚材天資英邁夐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荅不失其

○元憲宗立

再補中主、襲一偏一之者有一焉、至一混一之業、非一大英主一則不能可一以見一矣、

又屈出當一祔曲出、乃多改反、乃一作乃、良姓、哈乃名、按、元、定宗三年、即淳祐八年、定宗是年卒、淳祐十一年、即元、憲宗元年、中間相距、凡四年、

○余玠敗元人

再補南湖曰、姚樞治一平之政、用一夏變夷、此誠一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

又不一世出、謂累一世無一比也、

又本傳、初、歡元太祖、為一燕一京行臺郎一下之公也、不一得而私一楚材一也、昔蒙古之臣皆書一死為一例、則不一可一已耳、

○元定宗立

再補年一文莊曰、元自一太一宗死、国無一君者五年、按、第六后、乃一馬真氏、號弘吉剌、乃一馬真氏、號貴由、真氏、號六皇后、

又便蒙、尒乃一馬真氏臨一朝以一來、

又定宗后海迷失氏、欲一從一太一宗遺命、而立一失一烈門一即位當一在後一二年一下

○元憲宗立

再補中主、襲一偏一之者有一焉、至一混一之業、非一大英主一則不能可一以見一矣、

又屈出當一祔曲出、乃多改反、乃一作乃、良姓、哈乃名、按、元、定宗三年、即淳祐八年、定宗是年卒、淳祐十一年、即元、憲宗元年、中間相距、凡四年、

○余玠敗元人

再補南湖曰、姚樞治一平之政、用一夏變夷、此誠一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

又不一世出、謂累一世無一比也、

又本傳、初、歡元太祖、為一燕一京行臺郎一下之公也、不一得而私一楚材一也、昔蒙古之臣皆書一死為一例、則不一可一已耳、

○元定宗立

再補年一文莊曰、元自一太一宗死、国無一君者五年、按、第六后、乃一馬真氏、號弘吉剌、乃一馬真氏、號貴由、真氏、號六皇后、

又便蒙、尒乃一馬真氏臨一朝以一來、

又定宗后海迷失氏、欲一從一太一宗遺命、而立一失一烈門一即位當一在後一二年一下

朝一廷直一吏、收一其一貢一賦一歲一於一須一之一使一無一擅一利一徵一可一也、從一之一及一卒十一莅一後一有一譖一之者、言一其在一相一位久一天一下一貢一賦、半一入一其一家一皇一后命一近一臣一覆一之一唯琴一阮十一餘、及一古一今一書一畫、金一石、遺一文數千一卷、後一封一廣一寧一王一謚一文一正一二一子鉞、鈸、遠也、○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世

（索）音問、亂一之也、（與）音預（邁）音賣（廋）音搜、匿一正一之及、遠也、

顯善一兵能一將重一儒愛一民勤一儉自一持有一古名一將之風、○

丙午、淳祐六年、元、定一年、定一宗元定宗即位于速蔑禿都、定

宗名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一宗有一旨、以皇孫失烈門為一嗣及殂后臨一朝稱一制者五年、乃議立一定宗、○戊申、淳祐八年、元、定一年、定一宗元定宗尸位三年而殂、壽四十三、葬起輦谷、追謚簡平皇帝、○元自一馬真氏臨一朝以一來、法制不一一、內外離心、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共議立太一弟蒙哥、後二年、是為憲宗、即位、○辛亥、淳祐十一年、元、憲一宗元一年、元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先是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乃良哈歹以太一祖諸孫惟憲宗謙慎宜立、遂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縶之、取主謀者誅戮之、由是始定、（長）上一聲○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元憲宗命太一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一府于金蓮川、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一弟召之樞至、見太一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將大有為、乃書其平日所一學為一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一學之

中、時二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以褐幕長二分及之褐一切拒絕因弃官去後世祖召之是則始終仕之未嘗有失節也、

又我軍衆勝能不殺一人身曹彬以之克江南褐言行則褐是元之曹彬○元以史天澤趙璧為經略使

又按宋鑑經略司亦姚樞所議也云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歛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遠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又度宗咸淳十年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絶其奔軼歷四月城中食盡潰降生擒之即元世宗至元十一年、

又元之得人如此而宋於敗亡之間始相天祥大勢已去矣天下大定雖若天祥忠蓋貫日至誠感天而何處下手若辦之於早舉一賢而衆賢聽之国無強弱以入為本其勢自張宋之亡過也、

又便衆作令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云憲宗雅欲重太弟欲令太弟自擇其一

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稟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太弟太奇其才。動必見詢。

遠去聲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自少力學及得程朱之書益知自勵世祖為藩王召置之王府教陳時務必以帝王之道為言世祖征大理徙行中書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郡澇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領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明若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大理城命樞招降其衆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孰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民賴以安樞力之也○元以

史天澤趙璧為河南經畧使。

使去聲史天澤真定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力善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職太宗以天澤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攻汴梁歸德蔡州多戰功世祖即位召問治道具疏以對言京兆剛毅有識量請以為京兆宣撫使時關中新附奏曰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解兵符者十七八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侵宋天澤逆奏請自臣家始帝勅尚鑒能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勿殺掠俘語不及他以

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四謚忠武後贈大師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事自任年至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誦唐韋渠牟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

二年。元憲宗二年、元定宗后。及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

賜死。謫朱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六月。元憲宗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

又使、榮、作、太弟、遂、請、閬中、寡宗曰、閬、中、戶寡、河、南濿、孟、地狹民貧、可取以自益、由、是太弟盡有云々、

○余玠卒

再補或、謂、飲藥死、先、是利州都統王、先、是惟忠鬩、變、素殘悍、虞王夜、又、玠以計召斬之、故蜀人戴之、

○余晦評奏王惟忠

再補先、是惟忠鬩、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

又使蒙、諸治所在、平曠之地者、分徙之、險要築城十餘、皆以山為墨、如徙三合州城於釣魚山之類、

又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云々、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蕩、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云々、帝不聽、

○胡頡毀淫祠

再補淫祠無福、古之訓也、然世所惑莫甚焉、況巨蛇生物、雖泛在山野、而人猶懼焉、此舉可謂豪矣、

又至、是元、吞天下之氣現焉、兵力不能下之、今朝于元、孝而開平都成焉、求不能兢、不足怪耳、

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

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閬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地、（瀉鹵音昔、鹵、醎也）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

四川制置使余玠卒、（玠專制西蜀、平時奏疏辭氣多不謹、帝不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学士召還、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國、

○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四年、時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大方、兼旨鍛成之、惟忠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理蜀、甚有威名、重築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

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余晦貪繆、罔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整雄飛、為四川制置、（刺路利路、乃今順元府、鍛成大理卿、陳大方、承順余晦旨意、鍛鍊以成其獄、將音漿上聲、幾如字、重平聲、下同、重慶府、屬川南、即恭州、治平聲、下同、合州、屬川南、藉慈夜切、繆眉幼切、）胡頡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畧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十緡、頡至、毀佛擊蛇、其怪遂息、（淫祠不載祀典、曰淫祠、經畧為廣東經畧使、）

○丙辰、寶祐四年、元憲宗六年、高麗王細嗟甫、雲南酋長摩合羅嗟及素刕諸國朝于元、

○元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之、所、太弟忽必烈、言、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

○元建二都開平一
再補 張一四一知一所一謂、却二室一珠之獻者、而入一主之美一德也使二此心實然則百一姓謠一歌恭儉貫一徹、然太一弟之英武、而後大二有一為之業立焉、苟非二太一弟左二右之一繼中其後、則元之為二漢、未一可一知也、
○元入二入蜀
再補 八月、元一主自將侵二蜀、至二東勝一河、時二河冰以一土覆一之、如一覆二平地一遂濟、六一盤一軍凡四萬、甄十一萬、分二三一道一而入、六一年十月、取二苦竹一隘、
又 丁大全、四黎二陵、險、狼一毒貪一財、引二用凶一惡、陷二害良一善、退二

命二相宅一秉忠一以桓州、東濼水北之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三年而畢、功（相去聲　濼音樂）○丁巳、實祐五年、元一憲一宗七一年、元一憲一宗二八一年、二月、安南王傳二國於長子光昺、遣二使一以方物獻于元、（昺音丙、使去一聲）○元討回々哈里發、萬餘錠、憲宗回鶻獻二水精盆珠傘一可一直銀三平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二苦竹一隘、宋守將楊此何用却之、○十月、元兀良哈歹伐二安南一、安南屠二其城一、○戊午、寶祐六年、元一憲一宗八一年、立二張實一、死之、是時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二大理一國幹服南來、歷二邕桂之境一、以至二潭州一、一軍渡二江圍一鄂州一、○罷丁大全、以吳潛為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

塞言一路、濁二亂朝綱一、
又 是時阿答胡為二元一帥、二一哥、孟阿答胡、小一字、
又 似一道時為二右一丞一相、兼二樞一密一使、京湖宣一撫大一使、判二江一陵一府、進二軍漢一陽、此在十一月、元一憲一宗祖在七一月、元時二有一內一難、太一弟張而不一死、以致二宋一卻二固一幸矣、似道無一制一奇之略、遂誤二國一、愚一奸甚矣、
○元憲宗殂二于釣魚山一
再補 張一四一知曰、馳二驅車一馬一發一惑一鬼一神一、若一謂二軋一迹一夷易一々遵也、幸一紋理順易一讖也、迺一一日之樂、且足一危二無一限之興、

右相趙葵樞密策應使杜杲、兩淮制置夏貴、總領舟師呂文德等、乘一風戰勝、潛以向二士壁一、守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侯騎而死、潭圍先解、高達等守鄂、似道駐二漢陽一為二鄂援一、○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圍九一年、元憲宗圍合一州一、遣二使招一諭守將王堅、堅殺二使者一、固守拒之、（王一堅固一守）

元一主督二諸一軍一攻之、屢戰不一克、判鋒一將汪一德一臣、選二兵夜登二外一城、堅率二兵逆一戰、遲一明、德一臣單一騎大二呼曰、王一堅我來活一汝、一一城軍民、宜二早降、語未一既、幾一為二飛一石所一中、因得一疾死、會、天大一雨、攻一城一掃折、後一軍不一克一進、俱退、元一主卒於合一州、圍雖一捷聞一詔加二堅一寧遠一軍節一度一使一、○七月、元憲宗殂於釣魚山、

在位九年、壽五十二、後追諡曰桓肅皇帝、憲宗剛明雄毅、沈一幽寡一言、不一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過制、太宗末年、群臣擅一權政出多門、至二憲宗一、凡詔旨必

巫覡醫祝之術無能延醫辰之壽命惑哉行乎

又太弟闍郎自開慶元年九月至十一月宋鑑元人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

○賈似道遣人議和許歲幣

再補阿里不哥世祖之弟相表裏聞帝即位発兵拒命

又大行者不在之称天子崩未有謚號故称大行便崇

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曰汝輩若得朕褒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宋守將張堅守不下遂死之

樂音洛好去聲更音庚改也去聲

○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太弟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

太懼密遣宋京請元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

州守王堅遣人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

宋京往元營太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郝經曰

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

而歸直造大都遣二軍逆太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

召旭烈旭烈亦世祖之弟

又太弟許和在開慶元年十一月其十二月知潭州向士璧敗元兀良哈歹于南岳市圍解景定元年二月兀良哈歹會張傑于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

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

寨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歹之兵

造去聲舁音余使去聲

○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

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既殂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哥憲宗后聞之遣使馳至

鄂請速還春三月至開平諸王大臣同勸進三讓乃

即位

○元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敗其後軍于新生磯遂匿其議和称臣

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而復

上表言諸路大捷云々

又便裳曲元史作西進當造字之誤元史中統元年七月造中統元宝交鈔是也西軍即阿里不哥軍梵西域洋図維兢

〇元遣郝経来尋盟

再補元使翰林侍読笭士郝経来脩好賈似道方以鄂州自須慴二妊麟呈露命幽之于真州忠勇軍営驛吏防守厳於獄介佐或不能堪経語之曰盍以人王文統素忌郝経才徳乃遣経行或謂経曰盍以疾辞経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累壮者

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

賞賚甚厚磯音基

〇元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曲

五月十九日元建元中統

〇進中統交鈔

〇元世祖自将討阿里不哥

〇元廉希憲大敗西軍于姑臧斬阿藍答兒及渾都海

〇元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國師

〇元郝経来尋盟且徴前日請和之議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撰福華編称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朝潮音

〇元世祖既立廉希憲請遣使以息兵講好命軍北歸俾恩威並著世祖善之而不得其

〇元遣郝経来尋盟

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乱活百萬生霊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壇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壇為辞拘留経于真州之忠勇軍営驛吏防守厳於獄介佐或不能堪経語之曰将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値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鏞音的去聲郝経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後徙順天世祖即位以経為翰林侍読学士使宋告即位賈似道以経為有却敵詐言納歲幣恐謀泄乃館経于

償徼、
(又)按綱鑑、似道忌害閫臣、在景定二年之末、
(又)劉整知瀘、在元年、叛降在二年六月、
○劉整叛降元
(再補)閫、慶元年、元人圍鄂之役、吳潛為左相、
(又)初、賈似道、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便衆鄭興當祁俞興、
(又)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靡費、元自是愈易來、而邊禍日深矣、
(又)真金世祖第二子、

自償萬緡餘不能辨乃上書以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使去聲見音現)○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辛酉景定二年、元世宗中統二年、瀘州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蹕之議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劉整既而似道妬功諱士璧世雄皆賊死整已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宿憾遣吏至瀘(瀘州屬川南止遷止其逃避北)打篤軍前錢粮適北軍靡境遂叛去(篤音督)○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將敗西軍于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

魯連之義(一揆一奪)、豈知唐儉之徒、紛紛(吏隸)圻錙戶口、(欺)誤國、又數(上)館與(從)者六人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劉仁儁以下、賓客有差、秋七月辛丑年五十三、為人尚(書)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六年、從者亦皆通於(學)書佐荀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子来麟、官至嘉訪使、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躰(不)晩矣
○賈似道忌害閫臣
(再補)閫、此郭門之梱也、閫臣、謂閫外制禦之將也、
(又)士璧嘗從在軍事未嘗閱白似道似道銜之、
(又)似道遣官會計邊費、及會計者至信、謝疊山代趙葵(上)書、以道有云千金而募徒(上)來當令入見、賈似道忌害閫臣、兵退行打篤賞(上)法欲以此污之向士璧趙葵史岩之杜庶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上)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

又復還來歸并在二月
又王文弢為平章政事故曰幸臣
又濟南之圍在五月來遣援在六月出降在八月夫兵出不敢進而還將降地以朝廷猶豫不決民敵日拓買田潛民敵日拓疆我日蹙疆理宗之為君何在焉元已無宋於是二使來詰按自以道救殺卒我曲不勝褒指以忠良討將竟殺殆盡宋之亡可謂自伐者矣
○元立太子
再補補導太子国家之大基也元之規為足觀者如此

事○壬戌景定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呂文德復瀘州○元江淮大都督李壇入京東漣海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元宰臣王文統坐與壇通謀伏誅○元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壇復降于元元人誅之朝廷聞壇受圍遣青陽夢炎師援之夢炎至山城中食尽軍士潰乱壇乃復出降于元天澤斬壇于軍門城中之民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一人所有○元以董文炳為山東路經畧使○元立十路宣慰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以呂文德為京湖制置使劉公諒為副致書來詰其誓留月○元以王德素為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太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以開平府

○姚樞言宋
又樞所建可謂無遺議矣使理宗聽之能納之也否
又歎々年
又置榷場于樊城在秋七月
又文德色黒故號黒灰團
又綱目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静軒曰嗚呼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
又申制置文煥再以書諫止鹿門山在襄陽城東南築土壘以護貨物

為上都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粮餉以待歎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納之○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黒灰團劉整獻言於元曰南人惟恃黒灰團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帯於文徳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徳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貨物文徳不許使者復至文徳請於朝許之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文徳弟呂文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

又事已無及惟自咎尔、

又彗星見

再補宋鑑、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乞避位帝諭慰不許、

〇元定都于燕

再補詔脩營宮室城池、

又元史作諸王玉龍荅失阿速帶昔里給三人皆憲宗之子也、

又所以崇學者所以保天下国家也若不能保之則崇之亦虛文而已理宗以崇儒有名然其當保者不能保

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援會病卒復還之復音伏權場交易榷音角襄城外襄陽城外瓦市往來交易築堡堡障小城制置文德時為荊湖制置使為去聲

〇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七月彗星長十數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斂月餘乃不見

楊棟因指言崔尤旗因此遭論去國彗祆歲切彗妖星東見之見音現不見之見如字蚩尤旗也

〇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

〇元改元至元

音里吉合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伏誅

〇元立諸路行中書省

〇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改元

則其名亦虛而已夫道之在人也世異而道同宋熹之徒真巍之碩德尚在而不用其他凡以為國忠謀者孰非道所在理宗竄殺之曾不讓階嵩之大全似道前後執柄貴顯似道因天變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国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崇儒学者如此是贅物耳

又度宗於理宗為

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祐自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之政嵩之大全似道前後執柄貴顯似道因天變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国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崇儒学者如此是贅物耳

又度宗於理宗為

反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寢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一上臨御以來終始崇奬周程張氏及朱張呂氏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是為度宗皇帝

張南軒先生

呂東萊先生

初元初年也從去聲慶曆仁宗年号元祐哲宗年号

周濂溪先生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先生朱晦菴先生

姪宝祐元年、為皇子、二年、為忠王、景定元年、為皇太子、前帝崩、詔躬行三年之喪、

○賈似道專政

再補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

又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鎊齊扁、乃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事在理宗景定五年、

又延鷺等、事在理宗崩之明日、元伯顔為中書左丞相、亦在此月、

○元以安童為丞相

○白顔入相

○以刘秉忠為太保

度宗皇帝

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

理宗子多而不育。

立為皇子。封忠王。

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

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

啓音啓猶子曰猶一子也

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

上書之音基聲

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説書。

何基金華人、号北山、謚文定、徐幾字子、與号進齋建陽人

○元以王盤為翰林學士兼旨。

○乙丑。咸淳元年。以安童為右丞相。伯顔為左丞相。以劉秉忠為太保參中書省事。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阿里不歌之黨千餘人欲置之法。安童侍側曰、人各為其主、陛下肯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之、何以懐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為右相。是年冬、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以疾辞。安童即親候之於其館、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之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也。

難去聲

伯顔蒙古八邻部人、初從宗王旭烈兀西域遺入奏事。世祖奇之曰、非諸侯王之臣也、其留事朕謀事、出延臣、乃以安童女弟妻之。伴左丞相。改右丞相。

劉秉忠字仲晦、少從釋氏家於邢州。世祖為王時、從寺主海雲入覲。應對称旨。遂留侍左右。秉忠書無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在世祖即位多所施行之。凡征伐以從。行秉忠在世祖左右。不改舊服。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秉忠參帷幄。密謀定社稷。大計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楚服。冠崇以巾。顯秩上大夫。位太保。仍詔以学士寶默女妻之。

寅。咸淳二年。

元。世祖至元三年。

呂文煥守襄陽。元人自開互

亦所交反
又咸淳三年二月賜第西湖
又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次于館客廖堂中堂吏翁應龍他相書紙尾而已
又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云云一切公事不開白不行嗚呼以私門為朝廷以人臣為人主而真朝真主泯焉已
○似道貪風大肆
再補藝極也準也藝作譬誤
又世子南木合世祖第五子世子與太子称同
又太子忽哥赤世祖第六子
又忽都答兒耶律鑄二人並自左丞相降平章政事
又伯顏自左丞相降右丞麻希憲自平章政事降左丞
○襄陽受圍
再補道不通元兵跑其援路
○元立三學上書
再補武學習武藝學兵法合格者有考選法宗學習王爲尊者立小學于其宮其子孫皆入學考試等第宋史選舉志具載此事
○元立按察司
再補八合思八作八合思馬八與馬字雖異而音相近

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又哨所交反
又似道建第西湖葛嶺
按綱鑑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辭称之曰師臣而不名
自娛五日一乘湖舡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
在抗州西治平
徐旛舉為官舉削
彈劾有罪也薦辟
舉用及削除名籍喪去聲
○元立三學上書
再補武學習武藝學兵法合格者有考選法宗學習王爲尊者立小學于其宮其子孫皆入學考試等第宋史選舉志具載此事
○元立按察司
再補八合思八作八合思馬八與馬字雖異而音相近
乃引社衍故事致仕畢遁詔封信國公
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封世子南木合為北平王
○初給官吏俸及職田
○元封太子忽哥赤為雲南王
○丁卯咸淳三年
元世祖至元四年
○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道元以史天澤為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鑄降為平章政事伯顏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
○戊辰咸淳四年
元世祖至元五年
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達范文虎赴援道不通二將亦不用命
○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道兵俾力救襄不報
學上聲調去聲
○弓量推排田畝
夢鼎扼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辞相位不允徑去
○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
○江萬里馬廷鸞為相
○元

如下拔都一作拔突之類、

又周穆恭曰、是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突決棟焚、不知禍及者耳、

諭得痛快、

○似道權傾二人主、

再補謀、楊朱反、

又儀羽二字本易、其羽可用為儀服心誤、或作服心、

又樂寧守將、忠義憤發、守而不下久矣、度宗為似道所欺、壅其入、而曾之不聞、北降、諸將、將不可逃罪也、悲夫、當時似道伐宋者、

再補養賊於朝而曰勿北降、不情亦甚矣、

又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夫為似道者、使奇計行之、於身何損之有、

○受孔子戒

再補元主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前世人主、指泰始皇帝、漢武帝、嗚呼忽必烈、亦受戎之法、奴也欤、然喜諫煉丹、則依然其本色、何為恐家訪訴而罷、不得不怪也、

又元世祖至元七年、罷制国用使司立、尚書省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兼領尚書省事、因擅權、

又典財之典、一作

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合思馬為帝師、築堡鹿門山、立諸路蒙古字學、

○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江萬里請援兵救襄、議不合罷去、

○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詰問証以佗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

○似道權傾人主、諫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主外戚、官近習、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儀羽、而服心不在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廣介非人、而得進者、各有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為事、畧不為意、諫音余箝音撿、平聲、望士有名望者、儀羽儀表、羽翼、監司提刑、安撫、轉運、提舉、宋四路監司、吝賞誅貨如下打筧用之類、吝鄙嗇也、謂下應賞其功而慳惜、各不賞誅求財貨、粉飾太平言天下大亂而文飾以為太平、如下女子本無顏色、而強以脂粉飾之也、

○元平章政事賡希憲罷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有方士請鍊大丹救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

與
又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不許、且命舉自代者、不可、乃舉衡學士
○許衡為學士
○建国号大元
再補世祖建国、詔、瞽張妄作多、然正亦英主之氣象、可以見其度宇之弘矣、
又綱目集覽、馴致猶言遂致、造者、書之湯誥、凡我造邦、南湖曰、曰天則其名太誇、曰元則其義頗隱、蒙古擇斯二者之間、故不曰矣、而曰元、張四知曰、体乾元以建号、

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反耶、
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世祖以
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由是怨衡、（蠹音妬語阿之語去聲）
○辛未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元劉秉忠許衡進所定朝儀、
○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司農卿、
○教水軍七萬造
戰艦五千、築環城以逼襄陽、
○以許衡為集賢大學
士國子祭酒、
○十月、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
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
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
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
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

革、蒙古韃靼之称、
又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太祖之頌張四知用之、
又便蒙、以下在古制以常然為一句、於脫心乎何有、何暱之有、
又乾、天也、以其性情言、元、即其德也、萬物資乾元之德、為始、山峙川流、是形也、皆乾元所流布也、人得之以為仁、体之不可離也、
又大元二字、兼忠之所議也、
○謚鼎再相
再補巨賊當路、我非當出之秋、宜哉、
又廉耻、事大、死生、

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
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
制之權宜、歷以至公、得無小乎、我太祖聖武皇帝、握
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大聲、大慊士
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廷、奏章伸請、謂
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
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
治流形於庶品、詢孰名資始之功乎、予一人底寧為萬
邦、尤切躰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
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
天共隆大號、洽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

事小、亦自名一言、
○襄陽陷
再補重一兵猶レ言二強一兵、元、至一元四一年、刘一整言二于世一祖曰、攻二宋方一略、宜二先従一事二襄一陽、襄一陽吾攻一物、由二亦一弗レ戍、使二宋一得二窺一築、為二強一藩一若レ復二襄一陽、浮レ漢入レ江、則宋可レ平也、世一祖従レ之、
再補譎一詐自逸而為二得一計、何レ似一道之不二自計一也、我所二以重一以二其有一朝一廷一也、一日無二朝一廷一則不二止失一其重一而亦禍将レ及焉、人愁天弃、何能免レ邪、
又元供二尚一書省一入二中一書省一罷二尚一書省一也、
○文天祥致仕
再補在二六一年四一月一、当一時第一一流人、而退レ之如二擠一屩一、宋之君臣、喪レ心一漢之尤者也、
又便一蒙一為一当一去一字之誤一屢乞致一仕一以去要レ君、按二便一蒙一称レ疾上加二屢一字一、
○平地産白毛
再補南一湖曰、樊城之陷、張一順張一貴死二于前一、張一漢英一范一天一順牛一富死二于後一、皆是矣、
又許一衡失一節之士、而其身有二徳一行足レ化レ人者何也、革一命之際、人所レ難處、故孔子嘗レ以レ不レ従レ弑、

議也（俎）女一九ノ反（於）戲於音烏、戲
○壬申咸淳八年。元ノ世祖至一元九一年、
音乎（称）義之一称去一聲
葉夢鼎再相詔ノ加二夢一鼎小一傭ヲ入テ相ニ夢一鼎引レ疾力一辞、使一者相継テ促レ行、扶レ病至レ嚥、縣一疏一奏レ願、上ノ厲レ精寮レ欲、視二当レ國者一收二人一心一固二邦一本一扁舟径二還一使一者以二禍一福告一夢鼎曰、廉一耻ノ事大、死一生事小、
万モ無二可レ回之理一賈一似一道大怒、乃令二致一仕一
以二與似一道意不合去。
○襄陽陥。
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二撫御一致二王旻作レ乱而陥一謝方叔作レ相。喻二李曾伯一遣二将取一之北方亦不苦争。
及二劉整策一行一重兵囲二襄陽一呂文煥守レ城六年。扞禦備至而似道不肯調援。雖二粮食未一乏衣将一餐新棉。無所措辦至撒二廬舎一為レ薪。緝二闕楯一為レ衣。援兵不至。遂以城降。
乃降為二元人之用一。
制臣如制一置一使之一類
調援調二遣援一兵
闕楯闕一會之一紙也、如二今之一鈔、楯音欄、

上一聲、木ノ名、皮可レ為レ紙、
平一聲下一並一同
降音項、
為元之一為去一聲
○賈似道累章出督而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
累上一聲出督累上二聲
章一疏ノ請二出督一軍ノ
○元佞尚書省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
○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
按二綱一鑑、賈一似一道以レ去要君、帝勉一留益堅、命二学一士降レ詔、天一祥当レ制、時二内一制相承、必先呈二稿ヲ於相、天一祥不従、似一道意不レ滿、諷二別一院改作、天一祥援二揚大一年ノ故一事、亟求レ解レ職、遷二祕一書監、似一道使二臺一官張一立一志、効レ罷レ之、
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効聲
○癸酉咸淳九年。元ノ世祖至一元十一年、
平地産白毛如銀線
莱臨安尤多元侵樊城。守将張漢英及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一城被レ囲四一年、遂二陥天一順仰レ天嘆レ曰、生ノ為二宋ノ臣一死ノ為二宋ノ鬼一、即二所レ守處一殉レ死、元一兵入レ城、牛一富率二死一士百一人一巻一戦、元ノ兵一士死一傷者、不レ可レ勝計、渇レ飲二血一水一、轉戦而進、遇二民一居焼絶街一道一、冨ノ身被二重

逆、許由與求巢、亘其難耶、是以天祥有赫々之名、許衡有碧々之譏、然許衡亦巨儒碩德、曰不足觀、則不可、唯其碩德而如此、最見天祥之高矣

又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毋、所以代陛下行誅也、是太学博士陳著上書、而帝不聽、惑矣、国事日非、愚夫知之、愚婦見之、帝抵死不悟、一亦曰似道、二亦曰似道、豈不惑乎、

○刘秉忠卒

再補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故能

（傷、以頭觸柱、赴火死）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懐孟之間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蓋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甲戌咸淳十年、元、世祖十一年賈似道丁母憂、隨起復（復伏音）○陳宜中僉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㬎、年四歲是為孝恭懿聖皇帝、名㬎、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

輔文明之治、立大平之基、為弼佐之称首、立朝儀、頒章服、建国號、定郡邑、皆秉忠発之、又能薦引賢士大夫焉、夫謀曰濟然、不異乎昔、然遇宋主、則亦不免似道所忌、乃朕知之者、何得有之、可以見元宋之興廢矣

○元命史天澤伯顔南侵

○史天澤卒

再補天澤卒、以殺掠為戒、是最得大臣用心之要、其他美事、在天澤、何為不成、何欲不遂、不足言耳、只其仁心所報、其子八人、咎、臨朝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昰為吉王（昰音昊）弟永國公昺為信王（昺音丙）○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城開平城、燕都皆秉忠相其地、至是無疾端坐而卒、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唯朕知之（至是八年秋八月劉秉忠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秉忠自号藏春散人有詩文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為後）○元命中書平章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顔帥諸軍南侵、陛辞、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有疾而還、尋卒、先是世祖遣璽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

樟、赫、杜、杞、梓、楩、楸、皆顯官。其報云以庾翼擊李陵所謂馬得系言豕者、各一国可二得ア言ヒ之

○伯顏大會兵于襄樊

再補此役在二咸淳十一年九月一旌一旗敷百一里、劉整固請濟レ江、伯一顏不レ許、居誼戰死、在二其十月一郢一州都一統制張一世傑擊レ之、元一兵遂入レ漢取二沙洋及ヒ新一城一、

又楫當レ作レ楫、々同レ耑、註非也、

○天目山崩

○詔二天下一勤レ王

又伯一顏遣二帥レ師東下、規レ取二荊一湖一、其破竹之勢成矣、至レ是不レ足レ惜第願天兵渡レ江以殺掠為レ戒言訖而卒天澤忠亮有二大節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二富貴權勢一斂レ迹退レ避若レ將レ浼レ之者故能善レ始令レ終為二開國一元臣

天一澤平一居、未レ嘗レ自レ矜二其一能一及ヒ臨二大一節一

襄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二騎兵一出二淮泗一呂文煥領二舟師一出二襄陽一爭レ先向レ道水陸並進攻二沙市一新城都統邊居誼帥二所部三十人一力戰死之策應使夏貴力戰元兵出二其不一意一兵敗沿二西南岸一縱レ火歸二廬州一宣撫朱禩孫提二重兵一不レ戰歸二江陵一

沙市新城沙一市ノ鎮在二江一陵城一外千一里帥音率禩音把

○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

鄂州降○天目山崩臨一安主山○詔天下勤王○乙亥德祐元伯顏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守鄂而與阿朮率大軍渡レ江順流東下時沿レ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真孫自縊○劉整自愧出二淮無一功憤死無為軍城下無為軍屬二淮西一○似道督レ軍遷延不レ出聞兵已下二建康一始率二諸軍一發行在似道畏レ整不レ敢發及聞レ整死喜曰吾得二天一助也帛輕重之舟、舳艫相御百一有一里乃上レ表出レ師、抽二諸一路精レ兵、凡十一三一万一人、以行、金府辛制下流之師未至二三日一安慶師范文虎乃呂氏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似道許二竭轉官資一諸軍訴レ曰要レ官資做甚已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嗚鑼亦何言況至二此年一規為之策熟顧流東下、執能禦之、部曲傚其辛一酸故降附、可レ慨夫、

○刘整潰死

○似道督軍遷延不レ出

再補是レ時似道專レ權行止自由妄歸咎レ于上下以自解呂中曰似道固已、既落膽喪レ矣是夜三一鼓鳴鑼一聲十二千萬兵須臾而散寡身雄揚一雖二寸斬何レ救二於国事

又己未理宗閱慶元一年甲申景定元年、

又鳴鑼兵以レ譲退以レ金退、

○文天祥募兵勤王

（再補）丙辰、理宗宰祐四年、魁首也、

○趙昂發為忠臣官品已未庚申蒙哥侵伐之時、亦許官資竟無其實、

（再補）便蒙通守、當作通判、通守隋官名也、通典通守煬帝置之、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太唐無之、

○朝至宵道

（再補）王爚遷都議以己不得與不待報、徑出国門、陳守中意似道已死、皆小人利勢之交道、

○似道貶鄭虎臣殺之

（再補）虎臣請為監押官、寧府備至、事在德祐元年七月、

一聲退兵于朱金砂十三萬衆一時潰散似道奔入揚州（蕪湖縣屬太平將趨將音漿安慶府屬淮西即今舒州未至三日似道未至三日之前官資陞轉已未庚申蒙哥侵伐）

○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丙辰魁進士第

○殿帥韓震謀叛遷都陳宜中以計誅之

○池州破通守趙昂發將死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為忠臣妾顧不能為忠臣妻耶昂發喜具衣冠與俱縊明日伯顏入城見而憐之具衣棺葬焉（池州屬江東將音漿）

○建康破趙淮死之（趙淮）

○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戒嚴防）

○王爚陳宜中等惟攻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上疏似道以正平誤國之罪太皇太后下詔以似道離間太后罷平章都督）

○張世傑入衛

（再補）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按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在元年四月召夏貴不至同月、

○文天祥入衛

（再補）初勤王詔至贊天祥捄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蛮有衆萬人遂入衛、

○州郡連降

（再補）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按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在元年四月召夏貴不至同月、

○文天祥入衛

（再補）初勤王詔至贊天祥捄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蛮有衆萬人遂入衛、

○州郡連降

（再補）獨松關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

（又）便蒙宜中以為王師咎宜持重、

受賈息至是亟劾賈以自解（煽音樂）

○似道赴貶鄭虎臣以父仇監押至漳州即扃上拉其胸殺之（父仇似道與虎臣父有仇）

○張世傑以兵入衛元兵在境陳宜中等惟攻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徵諸帥入衛夏貴督萬壽黃萬石等不至（夢求温公）

○六月庚申朔日蝕冥鷄栖于塒尺五寸世孫咎音贅上聲

○六月庚申朔日蝕冥鷄栖于塒尺五寸世孫咎音贅上聲

不辨人物自巳至午明始復（蝕音食日月虧曰蝕塒音時鷄宿埘復音伏）

○留夢炎相

○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

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峒音洞溪）

元兵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軍五萬諸

辜亭還、言伯顏欲執攻面議、太后許天祥右相、與堅往、嗚呼天祥之精忠、從容得宜、無復遺憾矣

○元兵次臨安

再補宋史、伯顏今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諭天下諸路、降附于元

又天祥自鎮江、夜入真州、

○三宮北遷

再補駙馬、都尉也、宋尚公主者、例拜駙馬都尉、

○來帝至上都降、封瀛国公、

再補聞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投史閩陳宜中

太后降詔沮之、

○詔天祥李芾以八月知潭州、按、潭州、陷在二十年正月、然元旦、守將吳堆明等、以城降、則芾死尚在二年、靜軒曰、既而李芾前亡、湖南不亡、頼有芾在耳、

再補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図興復、太后從之、

又宜中議降、世傑帥二部兵去臨安、航于海以図興復、

○天祥出使不屈

再補楊應奎奉太后命、上傳国璽、請降、已而宜中弁位逃、應奎與元使自

不拜除天祥為右相而辞不就

○賈餘慶呉堅相○天祥出使軍前。天祥見伯顏大怒、辟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之、遣鎮撫唆都、従容說天祥為右丞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欽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圍所寓舎、唆都従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学校、立中科挙、丞相常欽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圍所寓舎、唆都従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学校、立中科挙、丞相豈是易事、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

宋為二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

與亡、此男子心、

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辞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

○元兵入臨安。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手詔諭諸路

内附。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全氏與少帝

○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大都至元九年改中都曰大都

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逸去得間隙而逃逸

○三宮北遷。宮室駙馬宮人内侍大學等數千人。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幾遂不克

駙馬天子之壻曰駙馬苗再成名、幾音機

○五月。宋帝至上都降

路勤王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軍堅守閘廣。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為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詔沮之。遣使乞和。

獨松関在呉江

○詔天祥等罷兵。

○潭州陷。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闔門死之。

將音漿李芾号元肯堂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出戰屢捷而元生兵日增芾不能支。正月城破芾命積薪

海避難浮海

○世傑去朝。

○元兵駐高亭山。去都城三十里。

○宜中夜遁。

○文天祥右丞相辞

廣王昺等航海。

航海浮海

○二年。正月。秀王與檡奉皇兄益王昰皇弟

元十一年

在二清與、遣レ使召レ之、來之不レ復可レ知矣、

又元、將伯顏入二臨安府一、楊淑妃與二其弟楊亮節一、負二帝與一レ廣王昺一、如二溫州一、航レ海至二福州一、至レ是即レ位

○端宗即レ位

再補宋已北狩、而高宗初立、小人專レ權、夫已覆之轍當レ急懲レ之、其何以相跡、顧レ之、蓋宜中夜逃之人、今縱令如レ顯、戮可也、乃召、為二左相一、與二天祥一相拮抗、冝其不二相合一哉、

○天祥開二督南劍次二于汀州一

再補天祥與二陳宜中一、議不レ合、乃求レ出、

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上都在二燕京北八百里一、即今開平府、中統上都。

○益王廣王由海道至溫州。蘇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宜謝太后手詔。以二王為天下都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昰為帝。即位。改元景炎。

端宗皇帝名昰。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

遙上二帝尊號一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昰古文是宋

○封廣王昺為衛王。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

○文天祥至。除二右丞相一。以二與宜中世傑異意一。不肯拜。

○九月。天祥開督南劍州。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軍。冬十月。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會。時贛寇猖獗。血江閩廣之路。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趙孟溱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張日中建昌軍南城人、横渠先生十三世孫、雩音于

○鄒瀺與元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崗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製服哭焉。

○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遂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航海。由潮州至廣州。趍二富陽一。遷二謝女峽一。

○丁

督、

又猖、獗也、其威勢兇惡也、

又一成一敗、猶能成レ國、宋祚已墮、內外儻敗、日夜戒飭、則或有二可レ為之機一、蓋天祥開レ督、起二應之者一如レ此、雖レ然元君臣皆傑出、相協合、以南侵、我敗レ亡之餘、內外猶不レ知、一隅之義、不レ能レ伸可レ惜哉、

○宜中世傑奉帝航レ海

再補十一月、走二潮州一、遷二于謝女峽一、在二年十二月、

又元兵至レ粵、拿獲降レ之、因為二元人一、至二漳州一、說二天祥一、天祥

責以大義事在二十年二月
又此時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勤王之軍有幾人傷心哉○廉希憲卒
再補希憲化江陵以德民無渝雍送則其德澤入民也深矣不如此則焉起世祖伯顏之嘆○天祥敗元人于雩都
再補綱鰥生與國縣屬贛州
又帝不能換險於一方宋之衰至此亦何望耶○李恒襲天祥
再補時鄒漏聚兵數萬于永豐故天祥引兵就之會漏

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負。○吳浚降于元。因趍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誅之。○三月。文天祥自梅州。○四月。天祥復興國縣。○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與趙時賞張曰中之兵皆會之。○元中書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六月。天祥敗元人于雩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張曰中趙時賞等。師師復吉

兵已先潰
又嗚呼此敗則求死之亦決矣不使天祥得志一代之忠肝終天不伸使異域聞之猶將悲憤自切齒況當時左右提攜者於是有被箭而死有被創而死有冒陣而死代之皆慷慨勇壯未嘗見其軟弱者可謂壯矣且夫趙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懸累至者輒舉去云小人資雖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其明心為如何乎
○天祥家屬送于燕
再補耳中後死于

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田師由潮州圍泉州。不克。○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漥于永豐漥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至方右嶺恒及之鞏信拒戰箭被躬而死。天祥至窄阬恒又及之。張曰中奮力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曰中身被十餘創猶手殺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漥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

程註十八史略卷之七　南宋帝昺　祥興

選羅国、靜軒曰、今訛諭占城、去而不返、甚疾之々辞、余謂、宜中後應被斥斬、読至此、愕然有逸盜之意、當是時、宋室不絶如綫、宜中降于元、則元王英明何用彼売国之臣、若其許治、亦應不在齊民之籍、今逃占城、誰知其為賊耶、惜夫、

○帝崩

再補　碉州、嶋名、在南海中、

又　宋不能復三尺之童知之夸夫曷之、如此懇切、蓋可謂有膽略矣、其不成天也、豈得已乎、

又　夏小康有窮一旅、田一成、遂滅寒促而中興、已見前、

○陸夸夫立帝昺

再補　不忘其當務之謂、迂夸夫此舉、於宋室不可為之日為之可為者已務之、其餘力及講学、何迂之有、況疎略累之際、我首為疎略、則誰能頓以為重矣乎、蚩已去矣、不可為、我已知之、此夸夫盡其可務者、以報国之志也、

○陸夸夫書大学章句

○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再補　厓山在新會南八十里海中、

又　便蒙作優、紹不

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廣州陷

○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泷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舟走秀山。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再遷于井澳。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并澳。執俞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峽。

占音贍　陷音郁

○戊寅景炎三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

張世傑遺師討雷山不克。

○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

天祥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趨之、收兵出海豐縣

○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帝舟遷于碉州。夏四月帝崩于碉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

帝昺

碉音雕

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帝。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遂改祥興而升碉州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又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

許、

(又)天祥之心、何、其忠盡無愧、自咎其敗、上表、自劾于彈丸黑子之崖山、嘗時之敗、誰不知国、勠己去之所致耶、天祥為国、與其敗敦大敦小、然而喜朝廷之再造、責江西之罪、噫其忠矣、○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

(再補)天祥倉皇出走、十戶王惟義執之、

(又)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云々、

(又)弘範亦痛快人、曰釋其縛、曰以客見之、曰請死不許、曰彼忠義也、為人將者、不可如此耶、

(又)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擾斥瑣、將乃知帝所在、世傑為死計守之、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世傑隨方拒之、弘範無如之何、

○元人招世傑不從

(再補)世傑數古忠臣、即天祥正氣歌、意忠臣所見自相符合、

○天祥以詩示元將

(再補)吳祐傳註、古人以火炙竹簡令汗出取書字謂之汗青者

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見音現 遷音巨)○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止。○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北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俱盡。○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屯潮陽。鄒瀛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瀛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死鄒瀛自剄。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

天祥至。各爭眞偽。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繹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處上聲)

○葬端宗于厓山。○元阿里海牙自海南還師上都。○己卯。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

○世傑備禦
再補弘範出二蔚兵一斷二宋師汲路一是最前之所レ設今以二舟師一邀二海口一世傑擁二殘彈九黒子之地一矢盡馬斃死而後已其志操何以比レ之故至二其下卒及二元人一再來說レ禍福一無二一人叛者一厓山一圍結レ為二義氣一死猶如レ生凜々有レ光盛矣哉顧廻瀾曰杭潮三日不レ至大風卒レ覆二孤舟一天亦不レ欲二復存一趙氏一矣得二天下於小兒一亦失二於小兒一其道固如レ此也謝枋得有レ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学太明之時一此宇宙間大変也

○宋師旗仆
再補弘簡錄俄有二一檣旗一仆諸舟見レ之皆仆

又世傑知レ事去而尚逃レ之者蓋冀存二趙氏一不レ息之誠也秀夫知レ不レ免而独全レ之者蓋致レ死於不レ得レ已之忠也二者皆無二遺憾一矣

○陸秀夫抱二帝昺一海崩
再補勒太后以一一帰入耳固不レ足レ以節二義一責レ之然艱難備嘗擁二趙氏之後一不レ能レ為二太后一矣

又艱関一作二間関一言二艱難一也

乎固命レ之天祥遂書レ所レ過零丁洋詩與レ之其末有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二汗青一弘範復遣二人語一厓山士民一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何為士民亦無二叛者一弘範又以二舟師一據二海口一宋師樵汲道絶兵士茹二乾糧一十餘日而大渴乃下

掬二海水一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二蘇劉義方與一等且夕大戰元李恒自二廣州一以レ師會攻弘範命恒守二厓山北面一

〔數上一聲零丁洋詩上六一句辛苦遭逢起二一経一干戈落落四一周星山一河破碎水漂レ絮身世浮沈風打レ萍皇恐灘邊説皇一恐零丁洋裏歎二零一丁一語去一聲

○二月戊寅

敗還元人進薄二世傑之一舟甲申弘範四分二其軍一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二諸將一曰宋舟西艦星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二早潮一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二其前一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レ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二一舟檣旗一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レ事去乃抽二精兵一入二中軍一諸軍大潰元師薄二宋中軍一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二蘇劉義一斷レ維以二十六舟一奪レ港而去陸秀夫走二帝舟一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レ得レ出走乃先驅二其妻子一入レ海即負二帝同一溺馬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二海上一者

○楊皇后溺海前
再補宋之亡、有堪二切齒一者、悉在宋之主、自投海死、則不為二敵所一殺、然則自宋以前、禪代之後、遇二弑虐之慘一者、悉得兒肩耶、蓋亦宋待二周、未至一肆毒故歟、
○宋亡
再補忠臨如レ公、固不レ待レ言、最當レ歌者、従容就レ死、未嘗激烈自好、而其不屈、則始終如一、是公、所二養有素一、應事盡二其宜一、宋人中、全璧無二微疵一者、殆レ指有幾耶、
○天祥不屈八日
不レ食猶生
再補厓一山之変、天祥在レ燕、丞一相博一羅、詰以二古今一

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還厓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レ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レ以為也。焚香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君亡復立二一君一。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

為趙之一為並二去一聲

○厓山既破。元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レ今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送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

天祥在レ燕、丞一相博一羅、詰以二古今一廢興、大一祥曰、一部十一七一史、從二何處一說起、又曰、棄二德一祐而立二二王一忠乎、天一祥曰、當二此之時一、社一稷為レ重、君為レ輕、社、存亡一日、則盡二臣一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二知其不一可、何必為、天一祥曰、父一母有レ疾、雖レ不レ可レ為、無二不レ下レ藥之理一、盡二吾心一焉、不レ可レ救則天命也、惸一羅欲レ殺レ之、而丞一相主及大一臣不レ可、乃因レ之留レ燕三一年、坐二卧一小一樓一、足不レ履レ地、有下閔一僧言上土一星犯二帝一座一、疑二有レ變、未レ幾、中一山狂一人自称二宋一主、有二數一千一人、欲レ取二丞一相一、帝疑二丞一相為二天一祥一、乃召天祥入、諭レ之曰、汝何願、天一祥對曰、天一祥受二宋一主恩而死、其衣一帶之中有レ贊、曰、孔二曰成一仁、孟曰取レ義、惟其義盡所二以仁至一、讀二聖一賢書一、所レ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松千一株下二天一角兩雌相遭相啖海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十月為鵰蚌南人志欲扶皇嵩北人氣欲河帶吞一朝天兵風雨愚砲火雷飛箭星落鵰雖頃刻分泥尸浮血洋水渾腥朝南舩滿岸崖今朝只有北舩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舩々斬蛙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々專唯有孤臣淚兩垂明々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大水茫々隔煙霧我期借叙斬佞臣黃金横帶為何人

〇宋之故臣亦有由嶺海走安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於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子天祚立天祚卒於淳熙子龍翰立龍翰卒於嘉定子昊旦立世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閩人陳京入其國得政為國壻京子兼再世執其國柄及昊旦時兼奪其國傳子威晃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晃傳子日照宋亡改名日烜奉貢于元初邵雍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靖康驗矣至德祐益驗陳摶亦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自太祖建隆至欽宗靖康二百六十七年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三年

（魄）（走）音奏（紹興）高宗年號（淳熙）孝宗年號（翰）奪本作朝非（嘉定）寧宗年號（昊）丑感切（邵雍）康節先生（出帝）五代晉出帝為契丹所執（靖康）徽宗被執之年（德祐）少帝被執之年（陳摶）希夷先生（自太祖云云）自太祖至帝昺九九世（自高宗至帝昺九九世）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己卯凡三百二十年而亡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七終

版權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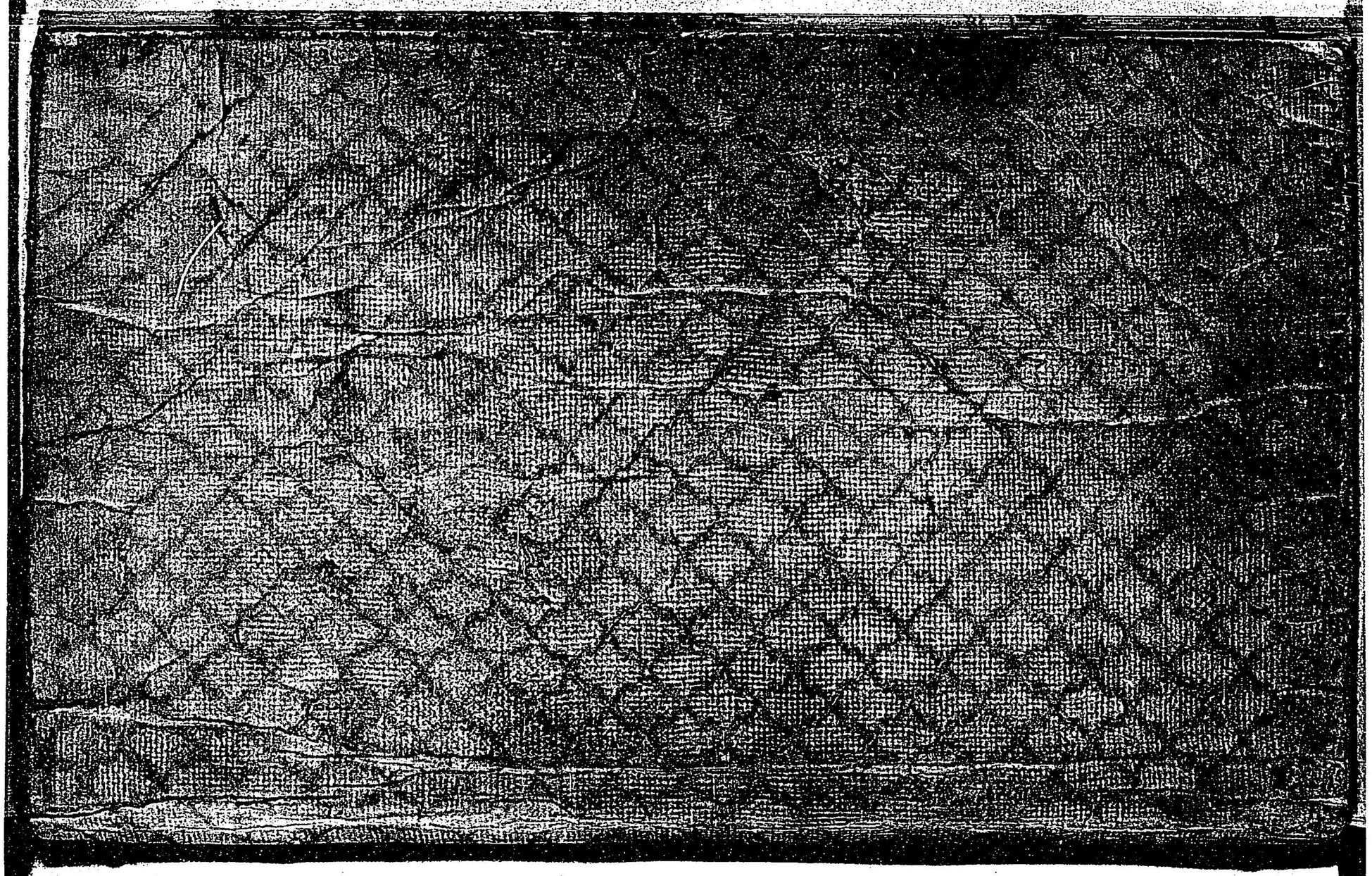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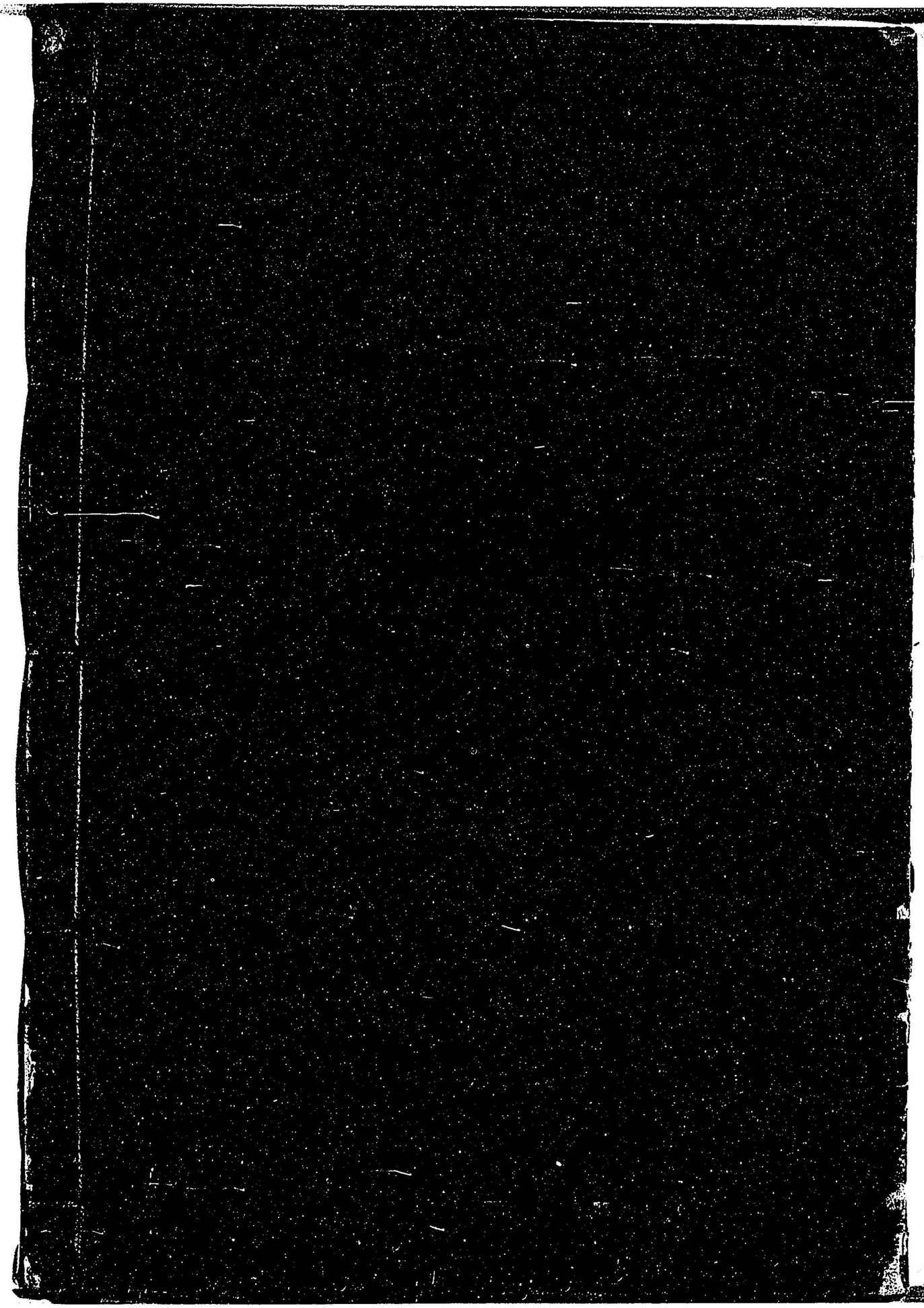
明治八年
十月十九日

出版人
白川縣士族
大賀富二
第二大區七小區飯倉
五丁目三十一番地寄留

發兌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第二大區五小區
芝三嶋町十番地

東京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伊八
坂上半七
小林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咊泉屋金右衛門

東京書林

椀屋喜兵衛
藤岡屋慶次郎
出雲寺萬次郎
朝倉屋久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咊泉屋孝之助
和泉屋北郎